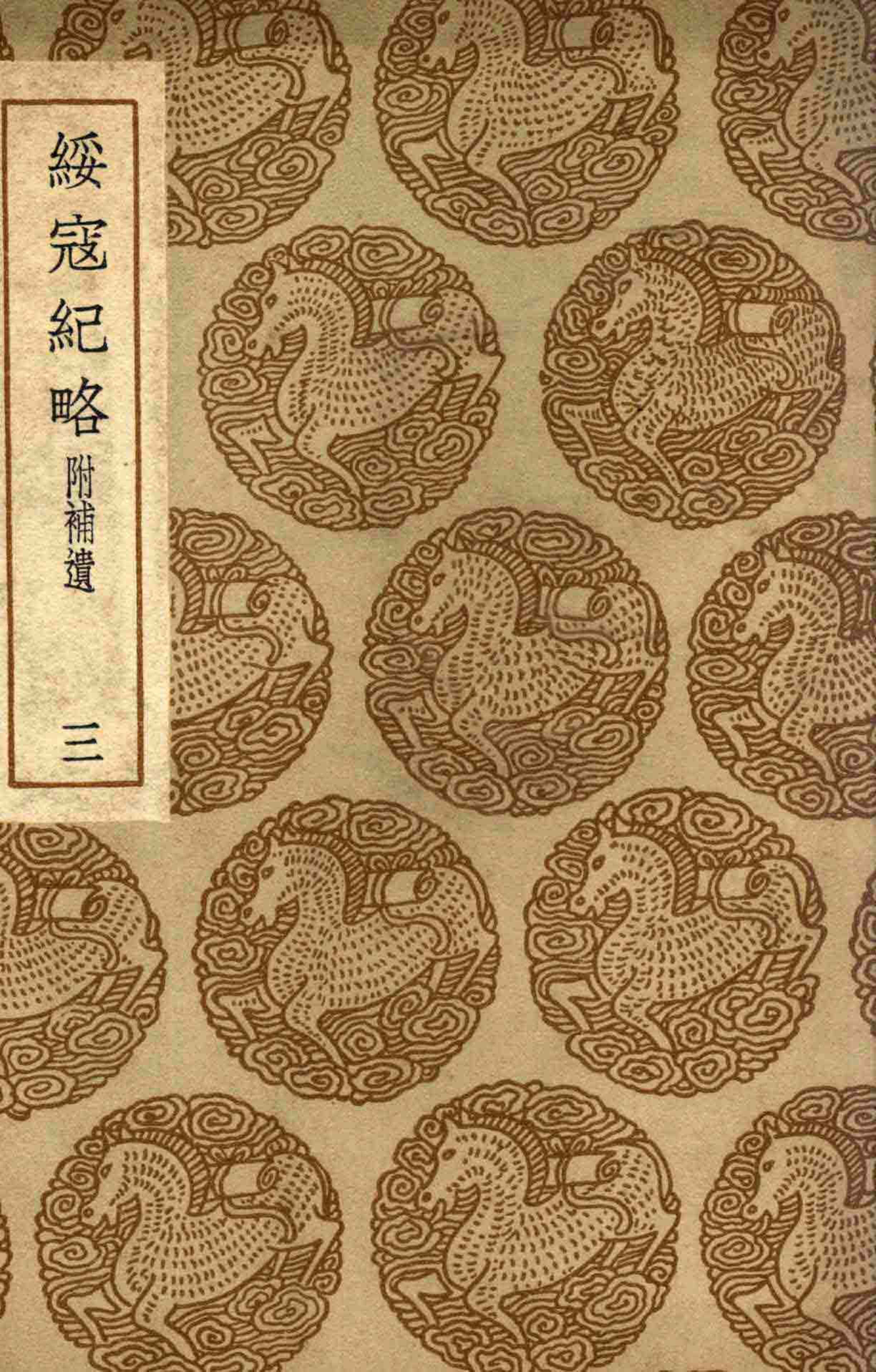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三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三)

吳偉業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吳偉業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綏寇附三  
紀補遺冊  
略

# 綏寇紀略補遺上

虞淵沈中

上爲光宗皇帝第五子。以神祖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乙未卯刻。生於東宮。母貞靖劉賢妃也。郭皇后及賢妃先後同厭代。光廟兩選侍皆李氏。宮中稱東西以相別。神祖初以上失母。命西李母之。旣而西李有公主。改命東李。李於母道甚備。上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所以成就聖德。調習之功居多。光廟登格。熹宗因移宮事。詔諭羣臣有曰。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保護皇五弟。卽上也。生十一年矣。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封爲信王。進李氏爲莊妃。時魏忠賢客氏用事。莊妃持正齟齬。宮中禮數多爲兩人所裁損。憤懣薨。與賢妃同園葬。上以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居信邸。十二月初十日。行冠禮。七年二月初三日。册封元妃周氏。后辛亥三月二十上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異之。又勗勤宮後園有二井。相去遠。上戲汲於井。有金魚隨綆缶而上。再汲一井。得魚亦如之。金色照耀。鱗鬣躍動。左右知其祥。祕弗言。

是年八月丙辰。熹宗崩。頒大行遺詔。文武百僚英國公張惟賢等。上箋勸進。翼日丁巳。上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上聖母劉賢妃爲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册封元妃周氏爲皇后。議遷祔聖母於慶陵。上大行尊諡爲熹宗哲皇帝。奉張皇后尊號曰懿安。復熹宗原封成妃位。號熹廟六妃。自東西兩宮



王良妃段口妃外，尚有張裕妃、李成妃、范慧妃、任容妃、裕妃幽死，而成妃廢退。慧妃生懷沖太子，容妃生獻懷太子，成妃則懷寧公主母也。裕妃爲魏客絕食而薨，慧妃進封皇貴妃而失寵，獨成妃專。加贈光廟李莊妃封號，予其弟李國棟以官，給田千頃。上念鞠育勞，且因聖母遷祔，感愴舊恩，故有是命。召還戚臣張國紀於河北，論劉志選、梁夢環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封孝純皇后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爲新樂伯。劉繼祖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炳、劉文燿授錦衣衛指揮同知，以周后父南城兵馬副指揮周奎爲都督同知。

元年三月初四日，熹宗哲皇帝發引，葬於德陵。光宗皇帝實錄成。六月十一日，上追封皇三兄由楫爲懷王，册皇八妹爲樂安公主。於十三日出降駙馬都尉鞏永固。七月十九日，奉安孝純皇后神主於奉先殿。選淑女田氏爲禮妃，袁氏爲淑妃，封后父都督同知奎爲嘉定伯。授禮妃父遊擊將軍田宏遇爲錦衣衛指揮，淑妃父袁祐爲錦衣衛正千戶。上以樂安公主奏切責駙馬鞏永固，送太學教誡之。二年二月初四日，上第一子生，周后出。

三年，上立第一子慈照爲皇太子。七月，神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薨。八月初五日，穆廟容妃韓氏薨。十月二十九日巳刻，皇長女生。十一月十一日，神宗皇帝實錄成。二十三日，葬皇貴妃鄭氏於銀泉山。同時命內官監同所司相視穆廟昭順英妃墳園，葬容妃也。



六年。上第三子生。周后出。

上第四子生。田貴妃出。

八年。上迎孝純皇后御容入於宮中。

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上第五子生。田貴妃出。

十年正月初七日。皇五子百日命名。

四月。熹廟李成妃薨。

十月。皇太子行冠禮。出閣講學。以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充侍班官。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充講官。胡守恆、楊士聰、充較書官。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第六子生。庚寅日。

十二年三月。上以羣臣請。尊孝純皇后爲皇太后。奉安大香寶冊於慶陵。凡過所。命所司除治道路。加贈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爲瀛國公。母徐氏封瀛國夫人。

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冊封皇三子爲定王。

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皇四子爲永王。

七月十六日辰時。田貴妃薨。



是年也。神廟宣懿康昭劉妃，薨於慈寧宮。

十六年正月十八日，神廟和嬪薨。

三月初九日，樂安長公主薨。

初十日，定王行冠禮，出閣講學。

八月十六日，永王行冠禮，出閣講學。

上重周后賢，伉儷恩甚備。先是熹廟大漸，魏忠賢自知罪過大，左右皆其黨，有它謀。懿安戒上以勿食宮中食，后從戚畹家取所作乾糲進之。周氏先世吳人，父奎以繼室丁夫人生后，家貧，躬自操作，然不苟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戚，當之者暝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異。早歲從上更艱難，既定，首減椒房用度，修內治，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數嚴十年矣。賜黃酒，敢服。丁夫人入拜畢，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爲己屈也，而泣欲太子報之。左右諍曰：「此天下主，不可遂止。」后性慎，嘗以京師急徵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問從何知，因不語。它政事弗參預也。」田貴妃秦產也，有姑爲要人小妻，父因以佚遊爲輕俠。妃生而纖妍，母繼母也，多藝，長教道之。旣入宮，大幸，性寡言，能候伺，上指而後發。知書善畫，蘭鼓琴，所居常若蘅蕪，香襲而不散。雖盛暑，御禮服無汗。上令啜熱羹以試之，卒如常。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蓋行日中，妃命作籐籐覆其上。從行者皆得休，又易小黃門之舁，已輿者爲宮婢。上聞之以爲知體，於宮西建一臺，累石爲洞，蒔花藥。



張幄坐其旁。邀上奏酒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上築翫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副次。綃衣五采備。日數更爲華寵。母家本揚州。上入夕。其設多江南器玩。心獨喜諸甘果。亦以非時進。上冠舊綴鴉青石閒以珠。妃易異珠爲珮。而後尙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宮中燈縷金匝。妃三分其圍。去一爲方空。而用輕綃以幕之。欲其明也。其巧思得上意。皆此類。上一日聞撫琴。心疑問在家何師。妃對以母授。因請召其母。旣入。與妃一再彈。上悅。賜而遣之。自此注宮門籍。不敢誰何之矣。后大度。然以妃寵。故欲裁之以禮。歲節朝天寒。翟車止廡下。良久方進。御正座受其拜見已。遽下。矜重無它言。罷去。而袁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於便坐。甚歡。妃聞而大恨。向上泣。其父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爲挑搆。上嘗在交泰殿。語不合。手推后仆於地。后憤懣不食。欲自戕。上尋悔。中使持貂茵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爲一餐。久之。上重大體。傳旨妃修省。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后於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後五皇子於啓祥宮薨。貴妃還至承乾宮。亦病。旣篤。上數自臨視。妃屬託外家兩弟而沒。上深思之。心知其女弟殊美豔。然竟不求也。宮中嘗幸從者八人。名曰新女子。乾清宮後廡有青霞居。上所宴息處。上不欲多子。御幸有身。輒服藥去之。故後宮無以位號進者。先朝妃嬪之存者。神廟宣懿。康昭。劉妃。居慈寧宮。掌太后印。年八十有六。迺終。萬歷六年立中宮。隨冊劉妃爲昭妃。光廟有傅懿妃。李康妃。傅李皆以天啟四年封。熹宗有李成妃。又有定嬪。襄嬪。恪嬪者。皆光廟姬媵。上優加封冊。宮中供養如法。初。孝純因失光廟意。被譴薨。光廟中悔。恐神祖知。



其以暴怒倉卒者。戒掖庭弗復言。上立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自稱與孝純習。詒言宮人中有眉目輔頰一二頗相類。誠得善畫工參而定之。可以意圖也。從之。圖成懸諸宮中。呼示老宮婢。或曰不也。或曰是矣。上爲之諦視而泣。六宮皆泣。以助皇帝悲哀。傅以此加封號。兄弟各受賞賜。上憂勞天下。自傷薄祐。無以訴其所不樂。嘗仰天而呼聖母。上尊號之日。羣臣奉進冊寶。用手拭淚。唏噓承睫不自勝。十四年六月。太后母瀛國徐夫人夢見后來歸。相與言上而哭。形容舉止如平生。明日亟表聞。時上體不安。念寇禍。宮中常蔬食。瀛國勸天子解菜以慰先后意。上省表爲感慟。映懿安后居慈慶宮。當大行未命。折逆奄之謀。一言而定策。皇弟上進見。必盡臣子之敬。十四年。刑給事中周鼎請上后徽號。上以舉大典費不貲。且疑周鼎必有所受指。下之理。尋釋之。后嘗語周后曰。外人傳南遷。此必周延儒誤皇叔也。因歷言周過失。后以聞。上初怒。欲詰語所從。恐傷皇嫂心。乃已。

太子性仁弱。年十歲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旣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書講官稱先生。餘官稱官名。諸臣進講章。上親加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誦習。書法尤工。憑几操銀管若飛。書成導以朱籐。一腰玉大璫。隨後左右用黃封捧之。送內閣點定。旣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有所誅賞處分。引之共視。教以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上七子。太子之母弟次爲懷隱王。三年。上命輔臣成基命封懷隱王。捧冊行禮。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壯大年與鈞。田貴人出



也。皇五子六子亦田出而薨。當上之責李武清以藏錮也。瀛國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曷引大體爭弗聽。既五皇子遇疾，慈聖馮身語，頗以薄其家爲恨。上大悔，歎息以我故害此兒，其薨也，諡之曰儒孝通。至顯應悼靈王，識哀也。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皇七子薨，葬懷隱王側。所出莫能詳。上諸女可考者，長公主名徽妮，其封曰長平，以年將出降矣，用亂故緩。其次幼未封，或曰居昭仁宮，因以名之。初光廟七子，熹宗既贈皇二弟由樛爲齊思王，上卽位，卽用是典以贈皇三兄由楫，而由模居四亦皇兄，尙未及追命，上於十四年六月再念皇六弟皇七弟緣早夭未名，命禮臣補之，祔於齊思王，以致祭禮也。先朝公主之存者五人，瑞安、穆宗女也，榮昌、神宗長女，王皇后出也，寧德、遂寧、樂安、光宗女也，瑞安於神宗爲皇五妹，以萬歷九年婚，上十六年猶爲其子萬洪祚乞恩澤。駙馬萬熒子夫婦白首無恙，榮昌則都尉楊春元沒於神廟之世，公主孤嫠高行，上深重之。光廟十女，自懷淑公主下，五皇女皆蚤世。按實錄萬歷三十二年五月，皇太子淑，疑在熹廟時備考，皇太子第二第三女皆以三十四年生，踰年先後薨，同祔葬。又三十六年，皇太子第四女生，名徽贏，三十七年薨，第五女無明文備考。故天啓六年詔書以寧德六公主爲皇長妹，遂寧七公主亦以同日婚，皆傅懿妃出。駙馬劉有福尙寧德齊贊元尙遂寧樂安出自李康妃，卽移宮時所稱皇八妹也。及上時始封，既而遂寧樂安先後沒，惟寧德獨在上。又追念皇妹十公主幼殤未名，命祔祭於懷淑，一如皇弟禮，而九公主未聞。詩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又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上仰遵三朝慈孝，以敦睦九族，故於諸王及姑姊妹，篤親親之恩焉。



上之擇將相而不效也。臨朝太息曰：不如還用我家世臣。當案誅崔魏時，廷臣污染者衆，列侯中惟有豐

城李承祚，它無所聞。踰年，上以增減勅書事，幾殺長山相。其事本由惠安顧張慶臻，得勿窮治。烏程柄國，

朋黨大作，撫寧誠意，各以所附為異同。上頗悉其狀，中加譴怒，而卒並收之。上豈一日忘勳臣哉！按祖宗

朝，公侯伯以三等制爵，遜國革除，中興繼絕，累聖以來，曰勳曰戚，皆十世是宥。然有元功肺腑子孫，降為

萌隸，而濫恩僭賞，其苗裔幸有存者，爰自草昧迄於末造，以列數諸侯之策，開國大封者七公，次封者二

公，積功進封者四公，其二公坐事誅。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騎馬都尉李祺坐父

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驗，以勅中胡惟庸為容

李祺為棋且善長死，以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勅云仲春與實錄及奸黨錄事跡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

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為。豈高皇聊塞主請，故為

錯誤以開疑案，其真偽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

言為至當，初獻此獄者，案妄假救書律，世選長繫。二公前過不得代。九年八月，鄧國公十世孫一公世侯

論死，無論功臣將公主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四公紹而降爵，一公奪，二公隨父除。今見公一曰魏國徐宏基，宏基以宏光元靖難大封者二公，追命而

世者一公，積功進封者二公，其一公失律除。今見公四曰成國朱純臣，十四年純臣以上命相視孝陵，有

所定國徐允禎，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已故定國公徐黔國沐天波，天波父啟元，以事與撫英國張惟賢，十

年六月，惟賢卒。又景皇帝以功封者二公，一公坐事誅，一公世侯。此所謂十九公也。魏國黔國，即重地為

世守。英國惟賢，三朝顧命，以篤老賜告，故用其子世澤掌環列之尹，而允禎居左軍與國議，純臣進太傅。



首百僚常兼領天子之禁軍。上特優恩禮。爲功臣表率。吳少司馬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建文中曾從北征。盡行誅奪。是開國功臣之絕系而不錄者。不獨於侯伯也。開國而侯者三十人。其三人進爲公。次以功封者二十四人。其一人進爲公而世侯。又歸命而侯者四人。或放或徙。遜國二侯除。餘五十侯皆無後。今見侯一曰武定郭培民。靖難而侯者十有八人。一侯進爲公。二侯世伯。三侯不世。有遺恩。凡不世者。皆加恩視此。餘六侯無後。今見侯六。曰秦寧陳延祚。武安鄭之俊。永康徐錫登。隆平張拱薇。豐城李開先。鎮遠顧肇迹。靖難後。以他功而侯者七人。歸命而侯者一人。二侯世伯。一侯不世。一侯無後。今見侯四。曰西寧宋裕德。安遠柳祚昌。陽武薛濂。恭順吳惟英。列聖所封者。英宗一人。今見侯定西蔣惟恭。惟恭卒。其子秉忠襲。景皇帝以功封者五人。由靖難伯進封者一人。一侯進爲公而誅。崇禎九年。宣武衛忠國公裔孫石國請效用。一侯不世。一侯進爲公而世侯。一侯世伯。一侯無後。今見侯二。曰保定梁世勳。撫寧朱國弼。英宗復辟後三人。其一侯世伯。一侯不世。一侯以奪門封伯。再進侯。幸不除。今見侯懷寧孫維藩。武宗一人。坐罪奪。世宗繼絕而侯者四人。皆以開國公降封。今見侯懷遠常延齡。臨淮李宏濟。宏濟卒。其子祖述新襲封。國難時守城。變後入南中。有旨切責。定遠鄧文明。靈壁湯國祚。延齡上特還其金臺賜第。念開平首功也。前後十九侯者。安遠鎮遠。以職事在南。恭順代純。臣掌禁兵。臨淮當鳳陵警急時。方任操江。禦寇永康。西寧被宿衛。撫寧因言事奪爵。撫寧在熹宗時。參魏忠賢。在上貫過錄用。俾出鎮淮陽。領漕運總兵。以兼調兵食。其十有三侯奉朝請。開國四伯。一伯自殺。二伯係歸命除。今繼絕而存者。誠



意伯劉孔昭。孔昭受烏程指參倪文正元璠者也。在南中援徐中山。靖難十七伯。一伯再進封為公。二伯

進為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其四伯無後。今見伯十。曰成安郭祚永。興安徐繼本。襄城李國楨。新寧譚宏業。

應城孫廷勳。平江陳治安。成山王道蔭。安鄉張光燦。遂安陳秉衡。忻城趙之龍。靖難後。以它功而封者十

一伯。歸命者一伯。其二伯進為世侯。二伯進為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又三伯無後。今見伯二。廣寧劉嗣恩。

武進朱自洪。列聖所封者。仁宗五人。其三伯不世。一伯進為世侯。今見伯一。清平吳遵周。宣宗五人。其三

伯不世。一伯無後。今見伯一。崇信費尙楫。英宗九人。其一伯進為世侯。五伯不世。二伯無後。今見伯一。靖

遠王永恩。景皇帝七人。其二伯進為侯。一伯累進為公。而皆絕。一伯進為世侯。一伯無子。支庶乞餘恩。今

見伯二。南和方一元。南寧毛懋龍。英宗復辟後十四人。一伯進為世侯。一伯侯而世伯。其四伯不世。又四

伯無後。今見伯六。曰宣城衛時春。故以奪門封者也。餘它功封而存者。彰武楊崇猷。武平陳世恩。世恩卒。子又賢。

封豐潤曹匡治。懷柔施兆麟。東寧焦夢熊。憲宗八人。其二伯不世。三伯無後。今見伯三。曰寧晉劉光溥。伏

羌毛鳳翀。武靖趙邦鎮。武宗十二人。一人進為侯而誅。餘非其正皆奪。世宗二人。一人以方士免。今見伯

一。新建王先通。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子先達之子業宏。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

浩。詭稱先達為乞養。非王氏。故業宏不得立。又遍賄五府諸公。侯竟。神宗一人。今見伯寧遠李遵祖。九年

有旨。寧遠許襲封。十。熹宗亦有封者。非其正故亦奪。前後二十九伯者。東寧成安南和職事在南。宣城以

年八月。遵祖襲爵。



下九伯備宿衛。忻城奉命守南京，誠意治水軍，辦寇上爲之裁。文臣以專任江防，襄城父守錡，世典禁兵，服勞於上者將十載。國禎繼之，負才見知，踰越大父行，代惟英以嗣掌先職。在事寄爲尤重，其十有四伯奉朝請，上所自封四人。十七年三月四日，手詔封吳三桂西平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皆親自臨定，賜宴行封。在外者軍中卽拜，上早年數有意封賞，特以諸將班資已峻，遽開茅土，卽功成後何以復加，及其季也。柄移勢去，不得已而授之，在名器則已輕，於駕馭爲非算。嗚呼！始自太祖吳元年，封從起者二公，而帝業以成。河山帶礪，白馬之盟，陵夷至於斯極。君子觀盛衰始終之變，可勝嘆哉！恩澤外戚，當上時有三侯：武清李誠銘，孝定太后慈聖之姪，慈聖神宗母也。誠銘之孽子國臣，訐其兄國瑞，致病死。國瑞娶於新樂，上甚憐之，故又侯其子存善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有旨李存善准襲武清侯爵，李國瑞追贈武清侯。博平郭振明，光宗孝元貞皇后之父，熹宗初封伯，四年加恩進侯。新樂劉效祖，上所生孝純皇太后弟也。於上爲元舅，父應元早世，母徐八十無恙，效祖死，子文炳嗣封。徐氏懲於武清，分其貲於次子繼祖，次孫文耀，故三家爲睦。伯五人：彭城張光祖，惠安張慶臻，封自長陵昭皇后之二弟，蓋數傳矣。最久當世宗以壽寧故，裁抑外戚。會昌以下，一公四侯。九伯皆除，獨昭皇后家用軍功不廢。自此三朝，世宗封昌化，以祖母玉田，以母泰和、安平，以孝潔、孝烈兩后，而穆宗以孝恪、杜太后封慶都，莊皇后封德平，神聖后父封固安，神祖則武清爲慈聖父，永年爲后父。此九家者寢微，惟武清進爲侯，獨著。仁聖后父固安伯陳景行卒，其孫陳承恩請襲，時慈聖父李偉卒，上已准其子李文



全襲矣。當承恩請上以文全為皇太后弟。而承恩係景行之孫。難與為比。乃以為都督同知。○萬歷十一年。贈慈聖父李偉為安國公。後上贈孝純父劉應元為瀛國公。即用此例。○萬歷七年。封后父王偉為永年伯。偉卒。其子王棟襲封。熹宗初。與博平同拜者。又有永寧王天瑞。天瑞于天啟四年。加恩進侯。子長錫降等。仍伯。新城王昇。二伯。永寧以孝

靖皇太后封新城。以孝和皇太后封慶德。二陵所生母后家也。天瑞之子長錫。昇之子國興。及上世再得

紹封。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而太康張國紀以懿安故見重。其為人亦賢。當事急時。出萬金以助軍興。優詔

進侯。其恩獎即嘉定弗及也。十六年。張國紀并其弟國祚捐貲固守河北。嘉定伯奎。家本醫也。年五十始貴。目偏盲。篤厚無它

長。長子鑑出自后之前母。奎從容請異日擇於鏡若鉉者一人為後。后弗許。田宏遇怙貴妃寵。數驕恣不

法。或曰。妃非田氏子。西宮袁其父祐。微也。然獲退謹稱。袁祐常以坐門盤詰功。崇信伯費天澤奏之。加升一級。後以田宏遇比例。再乞恩。兵部以宏遇運糧

守城有勞。不得以此為例。不許。上數戒飭田氏。貴人亦以此小被譴。后為謝。乃解。宏遇顧先亂得病亡。視嘉定為正終。幸

矣。駙馬都尉自侯拱辰後。拱辰尚壽陽長公。主為神宗皇四妹。以王昺萬煒為長。昺以救劉光復。故觸神宗怒。押羈原籍。時公主已亡。史不載其何封。○偉尚瑞安公。

主。昺好與賢士大夫游。嘗以直諫拂上指。奪職為民。顧侍郎錫疇以救昺獲罪。煒嘗以親臣侍經筵。上每

文華進講。煒帶刀入直。鬚眉盡白。而有少容。曲沃相之南征也。受命以太牢告廟。年七十餘矣。其次為冉

興讓。興讓尚神宗第七女壽寧公主。出自鄭貴妃。釐降後。神祖命壽寧主五日一來朝。其恩寵異于它。培

洛陽失守。上命興讓同太監王裕民。科臣葉高標。齎銀二萬兩。唁福世子於河北。外有坤寧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三

千兩。慈慶宮懿安皇后一千兩。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及皇考孝溫定懿妃各銀五百兩。時壽寧已亡。因其同母探神祖之意。以慰哀遣使。所以重



骨肉也。鞏都尉永固好讀書，負才氣，與齊贊元所尚主皆亡。宏光時奉齊贊元流，離可念之旨，知尚在。上多鞏之才，密取太子屬之，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擁護，乃相顧流涕。鞏永固疏補建文議，上召閣臣議曰：「此事列聖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必竟是一家，會有警信乃已。」劉有福緣寧德出入禁中，居平時獨擅光寵，嘗一至彰德慰周王，從騎不戢，爲有司所奏，其爲人美容，止自修飾不失爲主婿而已。嗟乎！祖宗朝優恩勳戚，不假事任，雖以之防杜驕盈，保全者衆，在諸臣雅自菲薄，不克有所建明。迨夫搶攘之中，主上拊髀親賢，分憂共恤，右班官數十人，止有襄城誠意二三輩請自試，而太康傾家佐軍，它如劉新樂鞏都尉，詎不憂憤填膺，終至短長莫效。夫豈乏才，禁令使之然也。斯於立法初意，然乎否耶？上所任五十相，卽位初勸進者多，絳吏議甌卜者，或濫廷推，蒲州定國是，而幹略無聞。高陽當巖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嚮，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興烏程之釁起，宜興初望止於一推，諸君子持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執奏，俾體仁與謙益俱罷，主上未必不悟。迺冢臣永光權譎兩端，輔臣標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爲人也，才而踈，其才也可以有爲，踈也亦易於僨敗。體仁腹心陰沈，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爲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欺而體仁未嘗不詐，韓城驚而體仁險鷲過之，用事八年，致寇難日深，勦撫機宜盡失，其後諸人踵得罪而已獨免，果摻何術而得此。彼蓋挾其私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蔽人才，一相之禮貌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



矣。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祖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崔魏之禍。迨主上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蠶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上之疑，持私說以險詖，惑亂天下，雜然起與之爭。上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閒取得失功罪，攙而入於恩仇之中，俾主上爲之彷徨疑誤，莫適所從。兼以愆任事者之心，而抵于敗，故曰：國家之禍，宰相與臺諫爲之也。當宜與烏程共執政，草澤易以湔除。兩相漫弗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權偷貴，釀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斃，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謂其難。宜興家居本佚樂，自以上必思之，身閒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說之以盡反烏程之所爲，故其復相也，蠲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心，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爲縣官盡力，迺可身與名而兩全。顧宜興不知，爲宜興謀者亦不知也。上自念搢搢然焦勞宵旰而不効，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延儒至京，上親賜宴，退入宮，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

所請皆行。○壬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上召閣臣前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聖躬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諸臣跪謝不敢當。上曰：先生云：朝士樂其寬而幸其專，爭欲狎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靡潰，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諫之勢合，而變隙生矣。同宜興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上賀之



逢聖放也。同延儒演召見。賜坐德政殿。逢聖跪懷聖恩。忽放聲大哭。已上賜宴中極殿。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以爲不祥。淄川張至發。皆不久稱病。謝德州陞者。性谿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豈決於延儒。陳并研演本與陞同拜。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興化吳牲。又以賀謝行後始入。牲故按秦撫晉。以勦撫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上痛念山陵。見閣臣而流涕。自咎失德。因責中外調度乖方。諸臣叩頭謝。次日。上再召牲曰。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卿可往湖廣督師圖恢復。牲曰。逆賊不道。犯我陵園。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國憤。退而上書請兵三萬人。進復襄陽承天。而兼顧南京重根本。秦督孫傳庭宜出關。合勢以圖賊。上覽奏殊不懌。御文昭閣召牲前曰。先生奏用多兵三萬人。豈易猝集。且南京去楚遠。是退守也。詎是今日計耶。牲頓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閣部十檄之不至。豫督是其舊帥。僅遣數十騎爲衛而已。臣憑藉寵靈。不過閣部。良玉退踞江漢。有甚河南。方廬內憂。遑禦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進可制強賊。退可馭驕帥。不則徒損威重。萬分何益。南京高皇陵寢在焉。臣懲承天前事。豐芑是虞。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進曰。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牲曰。臣之請兵。正以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之衆不足仗。且遼緩幾千里。勢豈相及。豫督得良玉護從之卒數十。豈足言軍。豫兵敗於開封。新撫哀瘡。夷亡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襄新岫。諸將不知存亡。督撫何兵。可爲臣調度者乎。臣今日勉銜上命。提空名視師。仰面悍鎮。束手待賊。計入境之日。必騎置急奏。臣侍帷幄。望天顏。尙不得請。況在行閒萬里外。兵者國之



大事機宜一失。禍不忍言。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君父耶。上見其語切。爲色動。曰。先生言是。苦一時難調。發其先將一萬人從。乃召兵尙書張國維議。配以唐通兵七千。馬科二千。京營一千。賜督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於左良玉下特詔。出帑金專賜其軍。從督師請也。唐通尋以西協留防。而國維與司農傅淑訓俱得罪。上方簡用大僚。於兵食重有所變更。督師需次未發。上一日召閣臣出劄子示之。曰。此秦督進兵。疏也。卿等以爲何如。姓曰。兵危事而傳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約束未定之兵。當僥倖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何也。姓曰。傳庭軍資甲仗。皆斂之於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結以恩信。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趣利。難以持久。信其閒牒。恐墮狡謀。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孰慮之。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顧賊橫已極。秦督奮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少也。姓乃不敢復言。先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之俊。劉宗周。馮元飈。倪元璐等。皆其所稱舉。卽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錄用督師。則援而至於相者也。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常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鏞。又以士鏞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勅。極口抵斥。言官未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爲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將德環曰。道周。永茂。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上微笑。景昉。姓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惟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詔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自吳昌時人。於宜興最親。而興化之交亦厚。日遊於兩公之門。以招搖寵利。而三四趨風。僥銳之徒。乃起而與之爭權。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興化。謂兩



相應早自別白。又有宜興素厚善者，求事稍不曠，輒陽趨而陰倍之。宰相與臺諫且離且合，而江南北之  
邾漸成。上亦頗知其端，未察也。會延儒先以視師薊門，中官及駱金吾養性之閒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  
用劉澤清為中軍官，諸大帥奔走如蟬，猶若長安時，中官皆密以聞。而牲因受命辦嚴，逡巡失上指，同官又從而齟齬之。浹辰而江南北兩  
相俱罷。宜興雖撤監軍內操，而與中官往來頗厚，上恐其合也。乃於誅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興，盡屏  
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過日聞於上矣。掌金吾事郭承昊罷，駱養性以非次用，由宜興所拔，會與吳昌時  
不合。宜興亦有意易之。養性楚人，大怨望，熊開元之糾宜興也。上嘗密詔賜死而中止。養性洩之於同鄉  
科臣廖國遴、國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延儒自用它事看議。牲以三月請兵，責其稽緩。既皇恐待  
罪，再疏予致仕去。牲屢奏請行，而以無兵為言。上曰：徐之兵將自集，卿獨往何益？時延儒朝受命，夕出都，  
之不以為然。又以孫傳庭出關，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皖豫楚諸軍，舉討賊事專屬之矣。當是時，上新  
姓力言持重拂意，故有後命。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皖豫楚諸軍，舉討賊事專屬之矣。當是時，上新  
任樞計二臣，馮元飈倪元璐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見中左門，諭之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為一。卿兩人  
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闊達，實有濟變才。早年為體仁之所  
抑沒，元飈緣南卿寺閒地免。元璐則烏程畏蔡澤之逼，嗾勳臣論劾之。宜興再召而始出，一見被眷遇。始  
信上知人，向誤國事，皆體仁輩壅蔽之耳。元飈數被病，強起視事，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得瘳。元璐歸  
併三餉，以便稽核，請廣鼓鑄行鈔法以佐之。聊支吾匱拙，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  
竭狗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飈，雅不欲速戰。見土意及朝論趣



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上坐便閣喜甚。召元颯曰。傳庭乘勝。賊滅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颯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上默然。良久弗應。因罷去。無何。傳庭兵敗。書聞。在廷切切惴恐。臺諫之糾宜興者日數奏。上方以西事爲恨。曰。吾日夜憂賊。而大臣多受金錢壞法令。無纖毫以國家爲意。卽心膺之謂何。因震怒。而張獻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吳甡早誓師南征。不至此。獨怪臺諫未有平心按劾。故於逮延儒也。并甡治之。延儒賜帛自殺。延儒熱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當時有參其利歸羣小。玷集厥躬者。此實錄也。賜死前一日。輔臣德璟等揭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戴。太平但其賦性寬疎。門客宵人。乘機假借。延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以致寵賂彰聞。罪安所道。惟上念其視師一出。慷慨馳驅。微勞可憫。俯從部議。遠戍可也。上曰。覽奏朕心惻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諭已明。姑念首輔勒令自甡。故未出國門。武昌之敗。誅之無辭。得減死戍金齒。初延儒未罷。上驟用修撰魏藻德爲大學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同首輔演入閣佐理。藻德廷對第一。甫三年。岳貢久滯松江太守。得譴用清名。召見。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晉人善治生。家百萬數。欲稍輸以佐縣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柰何以貲進。及相而賊已過河。計不留之以爲大盜資。顧扼腕已晚。是時上數憤懣不食。建泰進曰。臣自度居中無以分主憂。願馳至太原。出私財購死士。且以倡率鄉里擊賊。不用公帑。十萬之衆可集也。上大悅。卽其所薦凌駟。介松年。郭中杰以從。駟以進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戶科給事中。中杰假副總兵爲中軍。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駟馬都尉萬煒奉



特性告太廟。上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龍節一。尙方劍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上爲之起。凭闌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就車過。數步而左。輒折。觀者以爲憂。進士程源私於凌駟曰。賊過河。全晉已騷動。若疾行可及。遲則晉不能支。若晉去。公雖行無能爲矣。旣而曲沃陷。建泰家被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閉門不給餉。攻之始開。建泰疾甚。兵盡潰。猶豫畿輔不能進。上以建泰之行也。於二月朔。用工尙書范景文。禮侍郎邱瑜。入輔。而藻德、岳貢。於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遣藻德以兵尙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爲總河。岳貢以戶尙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爲總漕。皆管屯練事務。駐於臨清淮陽。備南遷也。尋得旨中止。是月也。演德璟相繼罷。德璟之罷也。以光時亨䟽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爲此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上不悅。召見詰之。以小人主名。德璟不敢直斥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爲對。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旣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德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



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練餉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槩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咎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奏。抽兵園邱壘之戀。無父母妻子之依。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是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且樂其逃。而利其餉。武弁扣剋既熟。則凡可以營謀陞轉。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餉。原餉不用。以養兵。而用以營。陞伍虛則無人。而又安言練餉。靡則愈缺。而安望其裕。此兩窮之道也。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略者。莫過於上海徐文定公。晉江蔣公。徐公農書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講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施行。蔣公於錢糧士馬之數。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儂巧捷給。而蔣不免於戇。且口操閩言。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雖用之無益也。德璟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魏藻德亦以爲言。然已先傳藻德爲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并研相演。雖同免。其得放在後。時畿輔寇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於一遇。以今觀之。如蔣德璟。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馮元勳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充位者。相去遠矣。然必用關葺斗筭之魏藻德。躡而處乎其閒。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取



給於屯鹽民運二者其關支京帑始自正統訖於萬歷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當時蠹國諸臣眞萬死不足以塞責誠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璟效用如烏程宜興時俾當宁早聞此言且虛懷前席之恐後不幸大勢已去明知前人之欺蔽不可勝誅不得已責曲沃以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臺城守皆爲目前支吾苟且之計其經久遠謨非不深領其言願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噫嘻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於始用事之人也

京東置督二曰關寧曰薊門置撫四曰遼曰山永曰順天曰密雲京西南保定置一督一撫通州昌平置兩督治侍郎天津置一撫此三督二督治六巡撫者皆治兵以擁護京師主策援者東撫近豫稍遠宣大以居庸爲重旣分兩撫矣又設一督所以摠秦挈晉遙扼江楚而中通河淮非不嚴且密後且寢弛焉按邊兵視祖宗朝加且倍其用之則不及什一上常命薊門保定各練三萬戰兵遭松杏潰亡汝寧喪敗卒伍盡缺而糧額虛糜不改馬價歲支三十萬馬不蕃息將佐乞恩冒濫類多廝養庸兒巡關御史衛周允據實奏聞上慨然曰此吾多設督撫之過也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下詔曰方今之患在乎官多兵弱人地乖互權位牽掣兵將不習法令不修非亟改之無以肅邊政乃命薊遼合爲一督薊密合爲一撫一鎮薊督得兼領諸帥密鎮士馬歸之順撫及三屯營總兵留保撫與通鎮而通保二督皆裁昌平改督爲撫所轄二鎮柳溝降副將一以聽昌鎮節制當是時關督薊督得罪下吏責保督呂大器以後至尋得免督治



則王鰲永在通州。金之俊在昌平。而黎玉田撫遼。李希沆撫山永。趙維岳撫順天。王繼謨撫密雲。徐標撫

保定。上以玉田希沆唇齒巖關。弗輕動。維岳新任。非邊吏才。其順撫卽用繼謨攝之。召維岳鰲永入為戶

兵侍郎。而之俊改巡撫視事。呂大器用為江楚應皖總督。其保督所部三萬人。省五千以分壁磁州拱極。

餘眾盡隸保撫。郭天吉補保督中軍張天仍為保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統計撤二督

二督治一撫二鎮而歸其重於薊門。上素奇東撫王永吉之才。方絀失事按劾等輩皆已譴。召見特薄其

罪擢薊遼保定總督。先後發御前銀二十五萬諭以裁冗員挑丁壯繕甲仗買馬匹練兵五六萬人。又為

之麾召諸撫鎮易置之與更始。其詔令所未及者。津撫馮元颺一人而已。無何上以邱祖德為東撫。沂州道邱

祖德推過保撫被糾張國維惜其才又以曾平李青山王明齊見龍等寇又守沂州有功故錄用秦所式為豫撫。楊鶚為順撫。鶚武陵相季父行也。言事

伉爽有家風。上繇按臣拔用。而王繼謨入為兵侍郎。緣宣大總督孫晉累病請。隨換繼謨代其任。宣大陷陽和不

守繼謨遁入山中為自成所執拷掠死其大同宣府二撫。衛景瑗朱之馮皆號稱職。於是京師方千里而近。二督九撫更制

為粗定。是時流寇蔓延荆襄江楚之間。於京師未急也。總兵則寧遠吳三桂。世將襄之子。關門號勁旅。而

三桂敢戰。與其副馬科方有功。山永保寧輔車盧天福。人言其短。改用高第以扼巖關。唐通奉新旨兼領

二鎮八路之兵。既又使之專理中協。分所統屬於孔希貴。有旨唐通專理中協孔希貴暫陞西協總兵詔書以權授為辭。明密

雲初撤。不應遽復也。別將如通州杜應登以護漕。天津曹友義以防海。昌平李守鏐扞衛山陵。陵後又有



懷柔之白邦鎮。陽和之朱三樂。而宣府唐鈺、大同姜瓖、稱重地。從代上谷以走三關。周遇吉在寧武。威名

起於晉中。山東有劉澤清。河南有陳永福。皆以宿將爲中外所服。此十三節鎮者。居京師咽喉臂指之處。

卽有緩急。下尺一召之。可以呼吸惟命。然高第、孔希貴、杜應登、唐鈺、在事之日淺。計其受任入軍。而寇固

已過河矣。先是上以三邊督師孫傳庭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俾黔督李若星、鳳督馬士英、江督

呂大器、引其兵同擊賊。諸撫如川黔絕遠。應皖往來江上爲游兵。江楚晉豫其最急者也。乃用王聚奎於

楚。郭都賢於江西。李乾德於偏沅。徐起元於鄖陽。袁繼咸撫鄖時起元初以皆以所部有賊。提兵境上以

待命。其秦撫馮師孔主居守。十六年三月初九日。秦撫晉撫蔡懋德主犄角。豫撫秦所式主餽餉。左提右

挈。以冀秦師之必克。總兵有若白廣恩。從入援還秦。上發帑金二萬。俾從督師殺賊者也。督師親軍有高

杰、牛成虎、孫守法。副將盧光祖之屬。其未出關者。王根子守西安。趙光遠守漢中。留爲大軍後距。他若左

良玉擁衆南下。使者迎勞。全師還定。全楚次漢陽。黃得功劉良佐初下永城。擒逆超以獻。次潁亳。劉澤清

掃曹南之衆。控引河北。次彰德。卜從善陳永福身任兩河。號召李際遇劉洪起者。以歸國次睢陳。期各以

其方入。若使諸將果如明詔。併心戮力。或溯流西上。或渡河直前。卽逆寇且返顧襄陽。而督師可長驅宛

雒。我豈復憂賊哉。天未悔禍。羣帥懷持兩端。視秦師之勝負以爲進退。督師用羽檄發奔命。馬爌官撫民。

率延甘寧三鎮之兵莫利。先出關。陳永福逍遙郭家灘。借賊在河北爲解。雖以尙方劍趣之。不會也。迨夫



郊縣一潰。上幾幸賊不能遽西。加白廣恩爲盪寇將軍。俾沿道收潰師以拒關守險。不幸潼關再敗。廣恩降。高杰走。官撫民馬燠。陳永福之徒皆沒。當兵未決時。上罷秦所式。而鑄永福從善。卽家拜豫楚督。任濬。而用王國寶。劉肇基爲豫楚大將佐之。詔未行而秦師敗。問踵至。上計以賊逼秦。荆襄漢汝之間必且虛。左良玉得以其閒輯江北楚地。吾日者貫王楊基罪。俾撫承天德安。方國安陳可立皆白衣自效。今濬與國寶肇基往。此三人者必可使也。頃之聞西安陷。馮師孔不知存亡。則咄嗟良久。念諸人莫可撫秦者。或曰。李化熙撫蜀而未發。上曰。秦蜀並急且柰何。不得已以龍文光爲蜀撫。而化熙移之秦。又顧其下曰。秦蜀亦不可以無帥。則用葛汝芝於寧夏。葛汝芝宣大督標中軍。李棲鳳於甘肅。秦翼明於四川。蜀將甘良臣溫如珍皆以失事被糾故起。用秦翼明。翼明文光身阻隔。詔書未必達。化熙汝芝棲鳳亦不能入秦。俟道開後進。卽上意亦無如之何也。久之金之俊入爲樞貳。而何謙爲昌撫。王聚奎不職解任。而何騰蛟爲楚撫。皖撫則用張亮以代黃配元。江撫則用曠昭以代郭希賢。上於時忽忽不樂。每事輒思有更置。以冀一効。其黠者規自脫。而戇者喜驟任。在事姑取數人塞責以觀之。而獨於秦督苦無所屬。多以秦督莫可行者。召部臣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部不得已。乃以兵侍郎余應桂者。骯髒士。常撫楚力護獻陵。起謫籍再召見。上以爲此敢任有氣。可以當余應桂上聞。傳庭矣。御史霍達者。秦人。憤其鄉里陷賊。願馳至河東觀釁。乃以應桂爲督。而達監其軍。趣之往。達言於朝曰。今遣兩豎儒入不測之秦。而無一將與俱。是棄之也。兵尙書張縉彥不得已。出許定國於獄。并所請



都司孫可法付之。

可法即弟。守法之弟。

發帑不過萬金。馬不過百匹。應桂請對曰：臣自分必死。願兵食不增。而伸

兩臂扞賊。臣雖死于國事何益。

霍達亦請見。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痛哭。

上默然未有以應。因趨出。應桂

行而全晉亦已陷矣。晉撫蔡懋德初以賊兵蒲坂。提所將三千人專備平陽。既而岢嵐告急。不得已返顧太原。而平陽守將陳尙知及道臣李士焜、太守張燐然先自成未至。齎印表過河迎賊。懋德急檄寧武之卒二千人。合以已標兵往救。出太原三百里。屬城皆反。聞官軍至。閉門拒糴。士卒以糧盡。歸。賊以正月之二十五日。游騎逼近郊。二月初五日。自成親至城下力攻。懋德遣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鬪。孔訓重傷死。勇永魁陷陣亡。懋德草遺表。屬其監紀賈士璋閒道入奏。誓以必死。初七日。晝晦。大風。翼日。標將張雄焚東南門城樓。火藥以應賊。城遂陷。中軍應時盛擁懋德上馬。授以劍。遇賊巷戰。時盛手所擊殺數十人。扶懋德至三立祠。從容再拜。懷其符與印。與時盛偕縊。布政趙建極被執不屈死。郡縣佐屬爲賊殺於晉府之端禮門者四十六人。京師爲之震動。王永吉搯楊鶚之臂而嘆曰：上倚吾薊門一旅。今所調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禦賊。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諉。其何可以不請。鶚曰：善。相與共爲奏。奏入。持以示閣臣。演藻德等演藻德愕視不敢對。退竊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計。卽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柰何。都給事中吳麟徵爭曰：此何時。而可顧後患罔決。諸人不得已。請吳帥之父襄入爲中府提督。召見。熟計其宜。意在緩之。以視上意之所定。



襄至。上諮以棄地守關策。襄對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上曰。此朕爲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揣賊據秦晉未必來。卽來亦遣先驅嘗我耳。若逆闖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陛下。上笑曰。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襄曰。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往時諸將皆無制之兵。見賊輒至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我兵愈衰。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大敵也。朱仙鎮之戰。左帥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多降賊。邾縣之戰。秦督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皆秦人。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擒耳。上曰。卿父子之兵幾何。襄頓首曰。臣罪萬死。臣兵按冊八萬。覈其實三萬餘人。非幾糧不足以養一兵。此各邊通弊。不自關門始也。上曰。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襄曰。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過三千人。可用耳。上曰。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上曰。需餉幾何。襄曰。百萬。上驚曰。卽論三萬。何用多餉。襄曰。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尙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今驅以同入。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論。百萬恐不足以濟。臣何敢妄言。上曰。卿言是。但內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耳。乃下捐助之令。太康伯張國紀捐一萬。嘉定不及五千。餘鮮有應者。羣臣言人人殊。吳帥撤兵之



議遂格不行。賊之破太原也，走忻州，忻陷，遂圍代。周遇吉守代，嬰城連戰十餘日，積尸與城平，而賊攻轉急。遇吉兵少食盡，退保寧武關。賊薄關而呼曰：五日不下者，且加屠。遇吉發大砲殺萬人，藥火盡。或曰：賊雖重，緩言紿之可紓死。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予賊可耳。遂開門奮擊，復殺數千人。賊懼欲退，其將曰：我衆彼寡，以百擊一者，蔑不勝。我請去其帽以相別。賊從之。我兵大敗，遇吉妻劉氏率其下巷戰，已而闔室自焚。遇吉爲所執，大罵不屈，被磔死。遂進而逼大同，兵民瓦解。唐鈺不知所爲，朱三樂自剄。衛景瑗及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皆被殺。又進而逼宣府，叛將白廣恩貽書說誤姜瓖，將士皆懷貳，叩頭請之。馮以其城下賊，之馮登城獨步太息，見大砲曰：汝曹試爲我一發，我雖死不恨。衆慙然莫肯動，自起燕火，卒有掣其手者。之馮憤而奪卒刀自剄。姜瓖開門降，其陽和總督王繼謨則先已逃去矣。上初欲大釐軍制，而軍人狃積習不服，關門中協、昌平、保定之兵皆大譟。昌撫何謙誅其魁定變，保撫標惡太守邱茂華之逃也，執而下之獄。亂兵脫茂華械而縛標害之。於時畿輔糜沸，天子危逼，手詔以王永吉總督各路援兵，趣三桂亟入衛，與唐通、劉澤清共濟國難。而賊已鈔柳溝，破昌平，殺守將李守鏐，繇拱極以抵於京師。王永吉督兵入衛，以三月二十三日，至盤山，而京師已陷。

祖制京營兵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營神機營爲三，故曰三大營。後改爲十團營。洪宣後不用兵，土木之役，幾不成軍，故于謙改

爲十團營。成化初，以四武、四勇、四營，分隸三營，曰十二團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以番直。是京營長十



二萬人也。其法用勳臣爲提督，內臣爲監督，兵部侍郎爲協理，戎政十二團營浸廢，三千改爲神樞，與五軍神機猶存三大營之舊。三營之內，又疏爲三十九小營，此京營之制也。京營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世宗中興，復爲

三大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六年置，名爲天子之禁旅，皆領於京營，而園子營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名曰前府，公侯之子弟亦隸焉，備天子之環列扈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緹帥，有巡部廳街道房，南北鎮撫司，東廠有東西司房，掌刑理刑千百戶，其下所稱番子手者，亦漢八校尉之屬，主徼巡長安，譏察非常，合之京營十餘萬，紈袴之子，厮養之卒，四方剽輕無行之徒，託名擁護，食縣官者，不可勝數。京營之罷癯者，退爲老家，萬曆五年始置選鋒，天啓七年再設壯丁立殊科，以增厚精，究其勇怯無以異，甚至權貴豪右之家，占虛名糜月給，有事則出錢以雇傭丐，舉京師之人，盡食營糧，而京營幾於無兵矣。班軍之番上也，諸不行者，皆入錢營免，及至都候尉吏要求百端，往往正卒脫歸，押班官受其金，以保持塞責，卽勳家請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而入營之講肄可知已。是以名爲解軍而無軍，名爲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踐更之兩制，內與外其交病，京軍耗而班軍亦爲之窮焉。永樂遷都，京師七十二衛，軍三十萬，畿內五十衛，軍二十萬，又以大

寧、山東、河南、衛軍輪班上五上初卽位，戎政侍郎李邦華嘆曰：京營敝壞已極，是不可不爲之制耶。請練汰其老弱虛冒，而擇魁健材力之士爲天子之親軍，且曰：此安危存亡之所係，其言甚切。京軍狃於習而驕且惰也，道路切切耳語，有疑者曰：京軍必爲變，當是時國勢強，若輩雖在肘腋，皆賣菜傭，一節將足以制



之。天子與二三大臣定其計。彼惡敢動。而勳戚中官惡不便於已。恫喝言曰。亟罷李侍郎以謝之。不然且反。上宿以邦華忠。顧心動。不得已反詞譙鑄。託以營政廢弛。而邦華竟免去。久之。有陸完學者。盡更其術。與中官深相結。而一軍安之。陸以此尙書滿三考。晉宮保園玉。而子弟亦錦衣矣。京營自監督以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者三人。皆以御馬監司禮文書房爲之。是營務專領於貂璫也。中外多事。宦者便奏請。上爲之發帑金。供緡錢賞犒之用。迺哈馬市於西邊。芻茭步作之不時。馬輒肥死。厚募邊人補部伍。士卒往往流言。用火器而藥局數裁。議車戰而軍乘不習。中官無它籌略。文臣拱手聽其所爲。相與修文具而已。自神祖九年大閱後。皆遣官或傳旨停免。上卽位久之。議以大閱恩賚不貲。而城守不可以不戒。有旨於十一年月日。上躬自閱城。先期掌前府事者。大集禁兵。紅盔將軍陸戟而屬於門。勳戚帶刀護從者百數。黃門列鼓吹。天閑出廐馬。五軍營、神樞營、勇衛營、前鋒營、裊首弓韃伏道旁。以一營樹一羽纛。鎧冑旌旗甚設。天子輦而由正陽門、崇文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阜城門、宣武門、而下還宮。翼日再由廣寧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東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鸞帶策馬從。上大悅。召完學進御幄面獎勞。飲以金樽酒者三。卽以其樽賜之。完學尋用年至乞身上。加優予路費馳傳去。時人以爲榮。然而京營兵未嘗可用也。上初懲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幾欲復掖庭掃除之舊。祇以股肱失職。厭薄外廷。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監諸軍。張彝憲內攝二部。然亦撤遣不常。示絀伸。



在手。不欲偏有所假借。惟東廠京營。遵祖宗舊制。故柄用弗改。東廠與執金吾刺探各衙門陰事。得用中旨收考。京營奉命討楚豫賊。中官凌督府直出其上。頤指諸大帥而趨走之。此二者上本以腹心相任。號爲天子之私人。迺京師惡子弟。隸名廠衛。挾持百寮。未嘗爲縣官。而私行姦利。京兵稟賜太優。恣睢淫掠。好奪人執獲以爲功。輕折辱它將吏。卒以此戰士解體。盜賊久而不滅。且內操本逆奄所爲。訖於今弗罷。論者以中黃門握兵柄非便。終莫肯顯言。吳少司馬銜在戎政時。上召問練兵選將提督太監王德化亦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上嚴正駕馭諸璫如此。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東廠大監王德化曰。朝廷設東廠緝事。期於發摘大奸。若糾剔細微。文罔苛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後歸之所司。非謀反逆倫。權豪扞法者。勿問。先是上從輔臣請。內操罷監軍。撤劉元斌盧九德討賊不效。班師入都。至是廠衛亦以大體裁抑。惟京營獨否。元斌九德之還也。王之俊閆思印見爲勇衛營監督。上命增置四員。用二人以補其任。督理營務王裕民爲之定其班。以中明軍制。久之。上以元斌身討賊而獻陵失守。又御史王孫蕃糾其在張秋諸處縱兵淫掠。王裕民故匿其奏遲之。且洩其語於劉。俾先自奏辨。爲孫蕃所發。上大怒。併下於理。不旬日而兩璫皆棄市。當是時。上於兵食大詘。有請發帑者。輒格之曰。三十六衙門搜括已盡。卿知之乎。或有以問老璫。曰。此上時事耳。祖宗朝藏鏹累萬萬。卽魏忠賢侵盜。安得而盡空之。皆固對曰。無有。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聞。最後京軍城守饑。



喪亂迺至舉之不能盡。皆豎頭須誤之也。案京營餉至一百七十萬。又京支七十餘萬。居戶部兵餉三分之一。京營將王承允、王埏、唐鈺、楊斌等奔走中官。以倖富貴。未嘗知兵。京兵注名支糧。視軍府如傳舍。一不樂輒賄司總以買替而去之。朝甲暮乙。雖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識也。上屢旨訓練。賞罰非不甚嚴。立標分幟。日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昏黃遽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忪惕而佚罰者無算。令甲以一營練一技。短長左右。不能相制而互施。雖練安所用之。李邦華時召入爲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於朝。詢京營近制。相向太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戎務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臣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陛下其誰與共守。戎政王家彥爲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頓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事時。可以爲。臣自度材不及。又勢已晚。恐誤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懌而罷。臺臣有建以班軍爲兵者。大修屯政。收其行鹽大糧。歸之京師。班軍土著。可以免驕兵之憂。省養兵之費。上可其奏。下之所司。皆謂迂闊難行。總京營者。恭順侯吳維英。思有以副上意。家彥爲之謀。倣嘉靖中弓手、鎗手、牌手。以更番簡閱。第其卒之能否。爲參游黜陟。而選將寓乎其中。維英自製戰車四百乘。并造盔甲長鎗藤牌腰刀之屬。上御觀德殿。進覽而後用之。襄城伯李國禎者。向以世胄入太學。今大司農倪元璐爲祭酒時。亟稱其才者也。進見言事。慨然於公侯家。狃膏粱之習。不圖報恩禦侮。願集諸官舍。教以騎射擊刺之法。自當一隊。且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



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京師外城庫薄。自左安門迤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裴希雋請挑品坑限馬足於總監協三臣之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禎聞之奮曰。新橋南土堤。兵單壕淺。率所領止屯。以一當衝要可也。天子以爲能。十六年八月。改維英掌後軍都督府。用國禎代之。拔王承恩監督京營。而王之雋領捕務。中外更始。專以京營爲急。國禎常被密詔進見。造膝倚重。在諸勳舊右焉。是年也。京師大疫。營兵物故者甚衆。賊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一萬人往。賊不由居庸。從柳溝抄陵後以入。一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國禎請於上曰。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用馬駝負載軍資者十日。據八陣圖。包十五里以爲屯。賊至沙河聞砲響。則三萬人一潰散。甲仗火器盡棄之資賊。賊且用以攻城矣。當賊初渡河入晉也。上復用司禮監杜勳等十人出監宣大諸軍。及賊騎逼。而京軍單薄。卽內操所罷之三千人登陴設守。廷臣欲一觀守具。格於中官之赤棒。不能上城一步。嗟乎。自崔魏以後。內璫視權寵爲固。然見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禮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卽渙然離矣。彼杜勳首惡固在先。降人有謂王裕民名下太監王則堯。開齊化門以納賊。卽云流言訛僞。詎盡無其端哉。且京營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賊在畿甸。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古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爲之扞圉。以同其生死。今以刀鋸鬪冗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李邦華王家彥拊膺於京營之失策。私室自縊。內官忠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從。嗚呼。三



百年來君臣闊絕。其密邇萬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倖之手。雖以先帝之明察。前後左右罔非刑人。兵制軍機。牽於黃門之壅闕。以不能釐舉。緣此抵於危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宮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計誤也。其所繇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歟。







# 綏寇紀略補遺中

虞淵沉下

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英果類世廟。白晳豐下。瞻矚非常。音吐如鐘。處分機速。讀書日盈寸。手筆逼似歐陽率更。有文武材。善騎。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講射觀德殿。挽三石弓。發輒命中。暇則用黃繩穿墜石。而手自繫之。曰吾以習勞也。行郊廟之禮。先宮中散齋致敬。而後出就齋宮。既蒞事。視容端。手容莊。拜移晷刻而後起。欠伸跛踣無自而入焉。居深宮之中。不苟嘖笑。教太子諸王。準諸禮法。左右長御。不以私怒而小過威刑。無珠玉玩弄之娛。無聲色歌舞之奉。無臺池鳥獸之樂。暇時鼓雅琴。命中書爲譜以進。曰此足以娛心神。勝它樂也。舊事散金銀豆於地。令宮人爭取之以爲笑。上弗獲已。命取棗栗代之。宮中有月宴。有時宴。外戚公主家以歲時進甘果。皆傳旨停免。自初年罷三吳織局。尙方御澣濯之衣。履襪則以布爲之緣。曰朕方率天下以去奢返朴。且令諸子知艱難。可弗自身始乎。覽百司章奏。指授方略。鈎考條流。洞悉機宜。快摘疵病。上書者爲之流汗色恐。退而皆服。手書口詔告誡者數百言。無不援据詳洽。文切指明。嘗夜半捧黃封下閣門。大臣披衣起讀。中使曰。上未寢也。在卽位之初。鄉儒術。遵先王。與士大夫型仁講義。以比隆於三代。未幾禍亂大作。巧僞滋生。不得已用權宜。行綜覈以察奸濟變。諫者



不察。至以之受譴呵。然上嘗拊髀嘆曰。此非平世法也。欲以待方垂無警。將寬租薄罰。以偕黎元於休息。而災荒兵火迭至而巳。羣臣又乘其危急。以多方誤之。於是上下猜防。中外燭亂。心志憤懣。法令紛更。天下事浸至於不可爲矣。晚年痛念山陵藩邸。重以五皇子之薨。至於感損。微信禳祥小數。幾幸禳災塞異。請真人張應寧設醮光明殿。禱祀鬼神。田貴人亡後。獨坐忽忽自失。曾下詔選擇妃嬪。意乃慘淒無聊。尋亦中止。見者竊怪上英資銳氣。何以中道漸衰。卽至尊亦不知其若此也。嘗冬至祀太廟。烈風起於殿角。燎火盡滅。不成禮而罷。上大惡之。還宮頓足太息曰。朕不自意將爲亡國之主。嗟乎。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十七年二月。賊信日偪。上手自爲詔以罪己曰。朕嗣守洪緒以來。深念上帝降陟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蠢茲流寇。本吾赤子。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兇殘。赦之益驕。撫之益叛。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恥祖宗。負我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殪量以壑。骸積成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賚。加賦爲無藝之求。預征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里蕪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疾病爲殃。上千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御乖方。至誠未格。中夜以思。跼蹐無地。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朕痛加創艾。深省愆忘。匪涉虛文。確循實事。要在惜人材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紛囂。行不忍之



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各省直撫按。急飭所屬有司。拊循窮困。安插流移。在耗羨其弗加。無淫刑之或逞。其草澤豪杰之士。有能恢城自効。績比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苟或率衆來歸。名高返正。若殲渠魁以獻馘。卽疏世爵以侯封。朕不食言。誓諸皞日。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咸孚朕志。於時逆賊已盡收降。將爲之用。且詐其民以誑誤之。山東河北。往往殺其令以應賊。中外惴恐。皆以唐西川靈武爲言。顧難於發端。恐上不聽。先以身受其禍。左春坊李明睿。前以召對時。專疏請上親征。以成祖出漠北。世宗幸承天。上宜先幸山東。卽藩邸以駐蹕。而鳳陽固中都。可以爲行在。麾召齊豫之師。二路夾進。則西征可以破賊。此中興良策也。都憲李邦華。明睿之鄉人也。邦華意在南遷。恐朝論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爲之漸。明睿曰。吾前疏請親征。爲南遷也。太子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庸若上親行之爲便乎。邦華參以己意。繕疏進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原以供時巡。備居守。皇上卽不南遷。宜令太子諸王居舊都。一繫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遷自便者。臣願隨皇上執管鑰。而分遣信臣良將。扞牧圉以南。發皇太子以撫軍。主器之重。暫違定省。號召東南。共圖滅賊。卽皇上赫聲濯靈。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筭。下以定四海之危疑。臣與有識籌之已熟。惟上速圖之。疏入未下。尋有旨以戰守事。卿貳詹翰諸臣會議於東閣。明睿見衆論狐疑。未有所定。奮曰。易云。利用爲依遷國。尙書盤庚皆言遷事。唐以再遷而再復。宋以一遷而南渡。諸君何所疑。而諱言遷乎。朝士



見其論。錯愕未有應者。惟少詹事項煜請以太子監軍往南中。與邦華之計頗合。翼日上坐平臺有怒色。召閣臣前曰。憲臣有密奏勸朕南遷。卿等看詳來。取手本授閣臣。閣臣曰。昨東閣會議有二臣亦主此論。上曰。二臣何人。閣臣奏過姓名。及持說本末。上曰。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於此土。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閣臣又進曰。諸臣言出忠愛。非有它意。上曰。忠愛平日所當盡心。若臨急建此謀。便是苟且求免。閣臣曰。太子監軍古來嘗有。亦是萬世之計。上曰。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先是上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津撫馮元颺嘗請以輓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得密旨允行。上意非不欲南。自慚播越。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許。諸大臣材不足以定遷。而賊鋒剽忽。即欲遣太子兩王。禁軍非唐羽林神策者比。萬一賊以勁騎疾追。即中道潰散。其誰禦之。故藻德岳貢河漕之命已行。尋而中改。曰不如守也。時關寧棄地之議已決。撤黎玉田守關。以山永李希沆爲津撫。趣吳帥率全軍入援京師。其近郊布置。則倚督師建泰保撫標以爲重調。宣大陽懷之兵會於固關。通津昌密諸鎮各提兵以備督師調遣。若稍能堵拄犄角。緩時日以待關門之師至。則神京尚可圖全。不幸宣大陷。保撫兵變被殺。建泰疾甚不能



軍而賊騎漸已逼矣。上聞宣大之陷也。命提督京營太監王承恩戒嚴城守。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各路援兵。俱便宜行事。給吏兵二部空頭五百道。以便犒賞。上猶示整暇。召考選官滋陽知縣黃國琦等三十人於中左門。問以安人心。剿寇。生財足用計。安出國琦應對稱旨。面授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中使傳一小封。上覽之色變。起入禁中。諸臣猶待命久之。俄傳語曰。姑退出閣門。有知其事者。則昌平報陷也。明日日中。有數騎突西直門殺人。知賊至。亟閉門。城堞十五萬四千有奇。京兵羸弱者四萬人。其數僅當三之一。并淨身男子三四千人共守。內丁擇候候便處。營軍立風雨中。糗糒又不以時給。城上不能具釜鬲。人給百錢買糜粥。饑寒竊怨望。上日召問諸臣。皆惶恐莫對。噓唏淚承映。書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大監王之心。尋拭去。有議以百官率閭左以乘城。且出私財養兵者。魏藻德曰。營兵尙膽怯。若百姓登城。望賊而走。人心益搖。且奈何。上遂止。賊夜攻諸門。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礮不置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問之不殺賊一人。賊仰射矢如雨。守陴者皆恇懼。中官自以爲有勞。益負氣謾罵諸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吾輩用力。文臣有職在分守者。求登城亦格之曰。爾何知。不許。聞者大以爲憂。時浹旬陰慘。十八日。大風雨雷雹。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甚急。監視宣大太監杜勳者先降賊。射書城上呼曰。我杜勳也。勳素貴。中官性服屬其同類。見勳獨身來。不發矢。相向加勞苦。勳曰。宣大二十萬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講。將見上而自陳之。亟絕以入。與諸璫耳語者良久。語不聞。守者前固已解體。既



見耳目非是。似若持兩端者。遂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賊乘之。外城遽陷。上聞變。登萬歲山四望。久之。召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有所屬。既而各罷去。易服帶佩刀。奪正陽門欲出。守者疑內變。返砲拒擊。前驅曰：提督王老爺猶弗信。亟告之曰：大駕乃止。上亦中悔欲還。還至白家巷。望城上懸白燈者三。原約以爲內城既破之信。上知事不濟。亟回宮見皇后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宜死。后慟曰：哭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上悽愴不復顧。輒意氣自如。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卮者十數。皆嚼。左右懼伏。仰視不敢動。大聲傳趣兩宮及懿安后以自盡。曰：莫壞皇祖爺國體。宮人復命。猶以娘娘領旨爲對。叩頭跪起如平時。既而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入。猶常服。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名姓。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戒也。左右不覺哭失聲。班始亂。上起入中宮。見周后已自經。拔劍撞其懸而轉之。知已絕。乃入壽寧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上曰：汝何故生我家。揮之以刃。殊左臂。又劍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年六歲矣。時七萬中璫皆喧譁走。宮人亦奔迸都市。十九日質明。閣部大臣猶有傳籌入朝者。俄聞城已陷。駕崩。懿安后縊而未絕。偽將軍李岩河南人。知爲后。禁其下勿侵犯。欲送還太康家。后仍從容自縊死。○宮人費氏投井不死。爲賊得。費詭曰：我長公主也。賊擁詣自成。驗非真。賞賊帥羅姓者。費又曰：我非公主。實天潢也。將軍貴人。當冠服告衆。以尙帝室女。不亦榮乎。羅賊喜。至夕。費伺其醉。久之始知遺弓在萬歲山之壽皇亭。與竊利刃刺殺之。大呼曰：我一宮人。得斃賊一頭。目足矣。遂自刎死。



王承恩對縊亭新成。上所閱內操處也。上御絳黃袍，跣左足，胸書朕失國，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又書寧毀我身，無傷百姓等語。人有傳上於丙子年啓大內鐵篋得圖一，頗類聖容。跣足被髮，而手持一繩，嗚呼，豈非天哉！初上之將登萬歲山也，揮諸璫歸守諸門，故駕崩不知鼎湖所在。上與承恩下所乘騎而登山，其馬踏地齧草，漸至於山後，守壽亭者一璫識之，曰：此上所乘也。乃跡而得之云。松江諸生袁燦弟也。十五年夢至一所，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頃一人如帝者，狀被髮伏地，嗚泣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浹背而醒。上崩後之三十三日，而吳三桂請本朝大兵入關，大破李自成於一片石，爲上縞素發喪，以禮改葬。諡上曰懷宗端皇帝，后曰烈皇后，安奉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南中羣臣議上尊諡曰毅宗烈皇帝，后曰孝節烈皇后，皇太子、二王，諡曰獻愍太子，永悼王，定哀王，具在別紀。上所葬卽田貴妃園寢也。人號之曰思陵。有謂上未造事，多與建文相類，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有三皇子，惠宗馬后殉，今亦周后殉，且廟號之上，諡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宏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史氏曰：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爲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軌之大者也。次豫豫臺使者，銜命博訪，幸以其人傳焉。先皇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晉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乎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詳，無則存而略，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也，殘編斷翰，且繹而出之，敢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寡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有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爲鵠，而緒聞佐之表。



忠之正祀。諸臣尙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何可以闡故略而不書。舍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爲傳著。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鵠。而緒聞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上于勸忠之道備矣。北都破而羣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幸也已。秦之曹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真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榆林。秦事武臣爲烈矣。孫尙書死渭南矣。或曰。郟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弗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大書矣。不再書死乎。晉弗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紀江北者。爲國難乎。曰前此矣。前此曷爲乎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也。以獻陵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則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投龍泉巷古井。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必不諡死節者。於是并劉詹事之議亦定。

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并劉詹事之議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字懋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縊於文信國祠堂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聞陷。自投城下。不死。仍自縊。

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曜。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絕吭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磊齋。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問之途人。云是隱士劉宗周。時尙未識宗周也。當城陷時。有祝孝廉淵者。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師。公之故人也。臨命。召祝至。酌酒。抗慨告以前夢。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公之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冠於庭。北向拜闕。南向遙拜其母而絕。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事、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杞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賢名。賊李岩其同邑也。傳箭遣人護之。聞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書於壁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允。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投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澹元，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攀堞上，賊持刀說降，公大叱之，賊刀築其膝，遇害。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潛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先以鷄酒哭奠梓宮，賊露刃脅之，不為動。母與妻同死。一子六歲，公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主事、贈太僕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尙書、衛忠毅公景瑗。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允，誘宣人降賊，會居庸總兵黑雲龍至之，馮宣言京師將發兵勦宣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

馬與承允盟，賊至，承允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琰、湯布衣、瓊者，何居？曰：禮官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龔安節、儲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謹別其為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倣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屈其禰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月日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字淇筠，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為和陽千戶，籍任邱。後遷宛射文炳與駙馬鞏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勳戚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為朕一巷戰乎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至是耶朕志決矣不能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為死社稷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騎見第中火起下馬投井願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以見皇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永城人闔門自焚死長子左都督承允從死次子承志冒難南歸。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襄城被執見自成不屈言先帝宜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成從之。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大興人自焚曰帝甥也女子五人於柱闔門自焚。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燿。新樂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永定門外城破返至渾河收兵見內城破哭曰天乎文燿在外城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得一見皇

上請罪耳不意如此乃署一板於井旁曰太子少保劉文燿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韓人城破日擐甲運矛策馬入中堅手刃巨賊百餘矢撤甲如蝟毛身中數十創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議乎？且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

甯遠總兵、掌中軍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宮之難，子效秦庭之節，如吳寧遠者乎？今追加之典隆矣。此書為前朝作，稱舊官禮也。繼祖瀛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東安門，聞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從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亦戚臣也。何以不及？然則兩臣者，皆補入正祀可也。

正祀諸忠婦女

成忠毅德母贈淑人張氏。忠毅初以直節為烏程所忌，下獄。淑人廷訴，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跪母前而哭，母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繼殉。

周忠武妻贈夫人劉氏。劉氏縱火先焚其居，跨馬彎弓，率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家僮無一人降者。賊恨之，屠寧武城。凡殺二十餘萬人。○又曰：劉夫人勇過遇

樓死，遇吉有子數歲，健丁五百人。夫人上一樓，賊至射殺賊數百人，矢盡。百婦人死者亦過半。夫人巷戰死，并

其子俱沒，無一人降賊者。

金忠節鉉母贈恭人章氏。年八妾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恭人耿氏。文烈與耿恭人飲酒，題詩於壁，其縊也。恭人在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之序，其從容如此。



馬文忠世奇妾贈孺人朱氏 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淑人萬氏 妾李氏

陳恭愍良謨妾贈孺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況國難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尙矣乃若新樂杜太夫人率其

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皇太后之靈而烈皇帝所以有光國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燿文焯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樓懸

自此不得報矣於樓上作數十縷曰大家一處死命積薪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炳曰爾疾馳去殺一賊猶

快我謂文焯曰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在當奉之潛匿且劉氏不可無後城破皆就縊杜六縊李九縊

尙有范景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費氏見前註死甚烈留以俟攷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尙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鋹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瑄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庭煥。字中白，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鏞。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先皇之所恤也。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鉉以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岳貢、如邱瑜、皆以遇害死。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顧彭俞三公得祀。其有幸有不幸焉。尙有文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寧武道、王公允懋。霸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譔。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瀾。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靜海人。張體道。聞喜人。閔汝茂。南宮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生。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祈。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順天知事張貞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懋賞。懋官。備攷。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玉重。望亭楊樹園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敬。大同諸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縊。題曰一門完節。肥鄉諸生宋湯齊。郭珩。王拱

宸。於甲申四月倡義。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倡義。遇害於廣平西之廣羊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已上於危急時。傳誅諭至閣。命成國總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投井死。

清平伯吳公遵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尙有武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錡

都督周公鏡係烈皇后之弟  
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宏祚自縊田宏謨被殺皆戚臣  
宏遇之弟

援剿總兵劉永昌隸南樞史可法標下賊急率兵勤王至揚州  
龍橋文信國祠下聞變望闕遙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珪、高文采附載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諡忠愍隨先帝  
自縊

附祀內臣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諡忠壯城破  
自縊

王公之心

高公時朗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闔郡死之。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官爵姓名於廳事之壁。驅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噬一跣足。賊絕其拇。賊大駭。乃埋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擊賊。手刃脫。兩手抱賊。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我進上張羅俊也。聲不絕。

諸生張君羅善。有勸之走者。不可。訣兩兄曰。我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潰圍出。裂屍死。○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喆出亡。幸以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喆出亡。幸以馬。

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諸生仲。

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羅善妻高氏。夫井死。從。羅輔妻白氏。女井死。子二。羅彥子婦師氏。從羅彥。羅

彥妾宋氏。錢氏。晉之子。華宗至者曰。夫人死。將令張無後。乃匿空舍中。相扶潛出水門。入山免。張

羅士妻高氏。張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

自光祿公以下。張氏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

妻王氏。振孫佐毓峒守西城。善射。引弓命中。賊多斃者。城陷。同輩或解甲。匪。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之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縊甲。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推讓宗元。宗元守最

力。城陷。徒步下城。攜印走。罵賊被殺。死。後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挾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太守初授任城已危自知必死而入因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讓亂公城將陷西北樓火發公奮氣親昇四洋礮因墮遂焚死

後衛指揮劉公忠嗣。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楊于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實

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自盡身仍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咤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剜目劓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婦攜手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子仲淹。東明具衣冠望闕拜畢辭祖先

平涼府通判張公維綱。罵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涇。死於水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爾輩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諸生賀誠。衣巾同何一中同

妻趙氏死王之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為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祀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後為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部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聞既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京師既亡猶固守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屠芳亮仍執首事者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被殺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嗣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

嗣姪肖孫問毓嗣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

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峒監其軍毓峒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



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禎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城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暈。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珽。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裂偽牌。分汛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爲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讓邵公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督師李建泰者。軍道散。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漸逼。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旣入。明日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聲諾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人有縋至正化所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羅彥再以私財佐賞。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



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爲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太守必不爲。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爲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向。左右力救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強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遶城大詬。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猶不懈。至廿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峒皆殉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二日。率降者去。留僞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蠡縣。自刎弗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斃。故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

保定陳億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余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尙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社。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之子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



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瑄、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允、嘉、吳棫、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銀、拒賊俱殺死。儒士劉士璉不屈，王景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列女殉節者，陳僖自爲陳氏節，傳曰：僖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罌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抱弟仔甫週歲隨之，俱井死。闔門殉者九人，又爲高氏節，傳諸王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城將破，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誥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綸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刃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僞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闔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褒忠之典爲正。雖然，猶有失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鍼、張孫振以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其已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獄，將以剗刃其餘。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濫祀，則誠意忻城爲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



南諸璫爲之也。此國論之偵錯也。山東河南大亂。奏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間關者之口。吳人好以恩怨爲增飾。優俳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爲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宄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覈者乎。又豈無死焉闕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亡也五日矣。越之敗也。棲會稽。齊之敗也。莒卽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者。聞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闖。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闖。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閏十一月死於闖。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超殺於永城。漢初授河內縣。時河北十九州縣盜大起。惟漢大得民心。殺士寇殆盡。軍懷之間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允長。雒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數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殞命。乘雲高陽人。乙科。



睢陳兵備道僉事關永傑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擲于城下尙舉手指賊罵不

絕口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長身赤面極類民間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其殉國有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闕

分守汝南道僉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南陽城門內字孩如米脂人辛亥未進士

分守汝南道僉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達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人貢生

秦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灼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高要人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鉛山人舉人新任甫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爾輩可全端笏北向拜躍井中次日賊得之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洧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江山人貢生

鄆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慈谿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耀賊繩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耀成安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京山人。思正岷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營。則孔沂州人。世琇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膠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死。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為賊所執。被磔。金谿人。貢生。

宜陽知縣唐起泰。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未破城。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邱茂。為袁賊破城殺死。

泌陽知縣姚昌祚。被賊殺。

汝寧知府傅汝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寶。與楊保督王巡道同遇害。汝為江陵人。甲戌進士。如寶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文師頤。被賊殺。廣西舉人。視事甫三日。賊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為遂平令自成犯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明殉難官紳奉旨准行優卹着臣開列來看臣廣咨博採約

略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

此以今所傳尙少二百八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衿以下邸抄弗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兵部尙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縋家將下鬪殺十數

媿天地不媿聖賢夫復何恨乃伸脰受刃容色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賊精兵數千已而他陷持短刀巷戰手

援剿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崑山人崇禎十五年與賊大戰於朱仙鎮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郊縣知縣李公貞佐貞佐安邑舉人率士民堅守城破賊縱兵大殺貞佐厲聲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

城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陝州知州史記言八年十月混十萬老獶等從靈寶至陝州大雪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宏農衛指揮掌君錫手殺兩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紳教諭姚君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陳三元



俱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盛。掖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崇合張獻忠陷鄧。澤盛與同知薛應齡出戰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余承蔭。千戶。丁一統。賊而死。張五美。諸生。被賊別。王鍾、王之章。俱諸

海寬。戰死。傅彥。被賊支。解死。

鎮平知縣鍾其碩。陝西成縣人。內鄉知縣龔新。江西舉人。舞陽知縣潘宏。山陽人。魯山知縣楊呈芳。山海衛人。寶

豐知縣張人龍。遵化人。葉縣知縣張我翼。涇陽人。城陷。皆為李自成所殺。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兄弟皆諸生。事孀母以孝。十三年。聞

泌陽知縣王士昌。城陷為張獻忠所殺。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某。守關門寨。自成攻之。三月始拔。怒盡屠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寨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磔之。百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上蔡知縣許永禧。曲沃舉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脅降。不從。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端坐。賊近乃自刎。

西平知縣高斗垣。繁峙人。貢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執。不屈死。

真陽知縣王信。真寧人。貢生。十一年。單騎出撫土寇。會流寇數萬掩至。被執。欲挾以誘真陽羅山。信不

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縣。撫集荒殘。不遺餘力。聞北都陷。從容具衣冠。日主辱臣死。予雖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信陽知州高孝誌。江都舉人。十四年。知

固始朱皋鎮巡檢郝瑞日。秦人。十五年。以巡簡署羅山縣事。踰月。李自成偽官張某至。土寇萬朝勳斷胸截

吮。因懷印走。將以投鳳督。遇雨不能進。復為賊所執。賊愛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殺賊為國。自分死耳。肯降汝乎。遂為所斃。并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榮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為豫撫元默所知。戰磁州。通州有功。

汝寧千戶袁永基。性剛直。有才能。讀書尤精。天文占驗。守南城。賊登陴。猶手刃數賊。歸與母王

保督麾下副將馮某。楊文岳之大將。虎副將隨文岳在。南湖力戰。勢屈。自刎。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南湖力戰。勢屈。自刎。

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助。楊紹祖。戰死。百戶葉榮蔭。守南門。死。李衍壽。關忠國。守柵。尚有汝寧

千總王基。蕭承運。於八年與賊戰死。東關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下馬。取其元以去。

汝寧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黃鼎雲。貢士林景陽。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

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鏞。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諤。皆死。郭正誼。負被刃。趙得唐。胡

端。馬駿。罵賊。被殺。

邑紳及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崇禎十四年。寇攻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巡撫宣大右副都御史張公繼世。寧陵人。進士。

翰林院檢討馬公剛中。字抑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大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十五年。獻賊攻城。率義勇登陣力戰。有勸之去者。剛中曰。我誓與此城存亡。誰為此言。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允衡。商城人。萬曆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門。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質。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西平人。恩貢。罵賊。并其子婦王氏亦死。

### 附見

許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真等九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

十六人。省祭官王有威。義民馬玉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等二十八人。

長葛典史杜復春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一人。生員張範孔等五十九人。烈婦戴文妻王氏等

十五人。

臨潁千總賈蔭序。襄城典史趙鳳豸。俱嬰城固守力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息縣人。拒偽職不受。為書誠子。自經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手刃數賊而死汜水舉人張治載 馬德茂巷戰死 歸德舉人徐作霖 吳伯裔 吳伯允皆負才名

為賊所殺汝寧舉人王調鼎十一年為賊洪用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 趙純 趙朴 李甲被執罵賊 義民馮元之兄弟 率鄉勇力戰 俱死

內鄉諸生許宜 許案 許宮倡義入鄧州執偽官堅守許家寨賊攻破之案與生母常氏相從入井宣

縣人稱許氏七烈

附見

劉時寵上蔡人 事親孝 父宗禮 以城陷 年老 不能去 自殺 其已嫁之妹 亦俱死

朱耀固始人 與其父允義 兄炳 思成 皆勇敢 崇禎八年 寇圍城 耀父子力戰 衝突 賊乃退 九年 耀身自斬 賊數十 陷重圍 為賊所擒 大罵不屈而死 父與兩兄奮勇復仇 賊大敗 固始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 李萬慶守襄城 城破 不肯從賊 死甚烈萬慶贈都督同知 榮祿大夫 立祠襄城 國能萬慶者 降將 國能即飛虎 萬慶即

射場天也 又將掃地王張 一川擊獻賊 被擒 賊尚之

汴之亡也 以水故不載 雒陽福邸在焉 賊得其貲 以號召中原 此興亡之所繫 固當以雒陽為首 呂尙書以官以節 法應特書 故先之也 猛將軍 則其子先捷 前死於開縣矣 視曹少保 周忠壯 何多讓焉 或曰 邑紳武臣 則既補之矣 李貞佐 鍾其碩等 邑令也 臺使者 何以弗錄 則未知其遺之與 抑予或過於所聞也 君子之聞人善也 寧存而或疑 無棄而勿信 有忠厚之道焉 故筆之



秦

真寧襄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八年七月。公以三千人與賊戰於真寧之湫頭。斬級五百。乘勝窮追三十里。為賊騎數萬所圍。力屈轉鬪。拔刀自刎死。遊

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太子少保。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與賊戰於寧州之襄樂鎮。中伏被圍死之。

副將柳公國楨。與萬年同沒。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十六年十月。郊縣之敗。公固守潼關。關陷

死。公妻張夫人於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善衣食之。公長子世瑞重研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參軍喬君遷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綱。綱字季侯。汝寧光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蘭州兵備。曾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岷道陞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謚忠烈。



其子黃彝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

知府簡公仁瑞

長安知縣吳從義順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事者

禮部尚書渭南南公企仲萬歷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尚書南公居益企仲兄弟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罵賊斷舌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原清不受僞職死

御史王公道純

參政田公時震不受僞職死

副使祝公萬齡冠帶至斯道中天書院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邱從周。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若小人據王府，日追鄉官餉，滅不久。自成亦不殺。曰：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棄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戴，備攷。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雒道王公世清。滕縣人。甲戌進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萬全衛人。庚辰進士。暄初與蔡教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東門以應。城破，索印不與，擒之。至，不屈。大罵，并蔡教官俱被殺。蔡遼東人，命誥尋以

事被劉宗敏督掠，欲殺之。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知州，賊敗後為兵所殺，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鐸。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趣妻妾死，城陷乃自縊。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萬歷戊午，經魁誓守鳳翔。有典史董尚實內應，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誘降。又令尚實說之，大罵不屈，自縊死。死之次日，尚實發狂暴死。人謂時明陰

擊之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錫。

崇信知縣龐瑜。公安人，係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傳。

兵備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進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總兵王公世國。罵賊不屈。死之。公提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不屈。罵賊死之。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不屈。罵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西涼勲。屬僑居其地。不屈。罵賊死之。公故延綏總兵也。

總兵劉公某。罵賊被磔。史失其名。本中協副將。為憲副。斃。子本。

總兵惠公顯。被執過神木。仰斃。而絕本左協副將。從諸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游擊孫貴。尤養崑。守備白慎衡。李宗鉞。

皆以廢將守榆林。死之。守將則遊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侯國。守備尤

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榆林衛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革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僖。字立軒。萬歷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宋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鞏昌監牧同知兼監紀甘州軍事。藍臺。州人。字少光。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哈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閏八月二十五日賊圍靜寧州夢龍來援兵敗死之

八年咸陽知縣趙躋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當曹少保之與賊戰于晉中也尤世祿曾為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胄語曰不墮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興法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晉饑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防河十月廷議以公儒者非戡亂才詔以郭景昌代之賊急有勸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頗識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縱新撫至亦與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太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吾總辦一死其與死于城頭不如死於戰已而晉王及士民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為請乃止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寧人己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秦破為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國怨一時并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成門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藺公剛中。字坦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守甚力。

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驕蹇。慮為賊應。強之移南關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款潰。獨汾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為守具。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關外城陷。果陽和

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暄。大風沙擊面。公督守益力。遲明。張雄引賊入。公縊而未絕。被執。大罵。次日遂被害。元隨復躍起。丈餘。賊衆驚愕。辟易。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萊陽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勇同出。戰被傷。城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叱而追斬之。不及。藥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擐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

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為。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應死去。將何之。諸將

下馬不肯行。乃擁巡道楊本楨奪西門出。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立祠。解其袍帶。以黎志陞時為提學。降賊。賊用為禮部侍郎。

為公縊於東梁之左。憂其身輕。取已鐵鎧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時盛手擊死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殉。誠所謂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應將軍成之也。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阪趨平陽。中道則繇延綏趨汾晉。上流則繇樓



煩趨寧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為急。比榆林延綏繼陷，則岢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平陽為公咎歟？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為非策。宜命周遇吉掃寧武之衆，率宣雲諸將以共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畫地分汛，力扞北境為解。其後所遣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南關兵乃陽和王繼謨所遣之標兵，非寧武卒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師，後援其漸集，則京師可以萬全。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為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宏業。 百戶彭鯤。 晉府典仗樊子英。 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鉦，賊憐其老，欲釋之。大呼曰：奈何不殺我，延頸就刃。

樊維藩。 魏選奇。 千戶司鼎。 指揮劉秉鉞。 馬負圖。 韓似雍。 原任守備申鼎欽。 俱死。

晉府儀衛司瞿通。 羣牧所千戶王德新。 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 賊至獨不去。 被殺。

賊陷靈邱。 靈邱府掌理朱慎鏤。 宗子朱文衡。 朱長安。 死之。 張景維。 陽曲人。 甲子舉人。 授光山知縣。 未任。



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來授龍門通判聞太原陷封府庫圖籍為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人諸生以薦授武城任令三年城陷死之孫禎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河曲人苗根千苗純粹趙調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京師陷不食七日死妾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午孝廉遼州陷坐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八月賊脅授偽官不屈死。

江北。

###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暄囚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千戶陳宏祖陳其忠俱禦賊戰沒於陣。

尚有指揮程永齡等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崔成等

十人俱被殺。

### 潁州之難。



潁州知州尹夢鼈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巷戰與夢鼈皆被創投水闔門死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 王廷俊 千戶孫升 田三俊 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 王之麒

州紳兵部尙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伏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罵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穎 李生白 丁嘉遇 舉人白精忠 郭三傑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潁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宏業 署學正舉人康正諫 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候選運判馬如虬

諸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宏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諫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簿不知先何官備考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恆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九年正月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湖州貢生

廬州之陷。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端服危坐以待賊兵刃紛加擲尸小池池水盡赤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允嘉沈邱人被賊執脅降不從同典史沈所安仁和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領廟灣兵五百與賊數萬戰于懷遠之龍岡集死之

宿松豐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火藥自殺安慶參將番可大守備贈昭遠將軍陳于王前防浦口有功偏裨詹兆鵬觸石死王希

韓一營陸王猷被擄黃宏猷鋸齒斷足莫自驊唐世龍王定遠周嘉張全斌俞之夔顧應

宗蔣遠潘象謙季靖俱死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歿。

穎州、知州舒城、為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為大司馬時。構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紹軾。紹軾于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酆家店之戰。陳于王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為厚。撫臣張國維請之也。吳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于王為之死。余吳人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

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經。

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雯。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

總兵錢中選。

留守都司沈壽崇。

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為令。賢城戒其下。勿殺。幽之寺。令僧護。

之。漢謂僧曰。吾盡吾道。不碍汝法。自經死。

道臣張鳳翥。

太守劉夢謙。俱死。



永州之難

監察御史、巡按湖南、劉公熙祚。張獻忠追三王至永州。熙祚率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入西粵。返身入

推知死事最烈者四人

長沙府推官蔡公道憲。晉江人。丁丑進士。有健卒

房縣知縣郝公景春。景春字和滿。號際明。江都人。與其子鳴鑾同。罵賊遇害。○城初陷。鳴鑾哭求景春不

景春曰。何傷。誰為尋吾兒來。一卒持旗去。久之。見景春。哭不相見。既見。敢不勉。汝才亦感泣。見者皆泣。

自畫頸曰。此亦不甚痛也。鳴鑾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死不相見。既見。敢不勉。汝才亦感泣。見者皆泣。

已而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張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敬。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彼已降賊。不值一

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丞者。朱典史也。景春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遂見殺。鳴鑾撫父屍大呼

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景春太僕少卿。

蘄黃之難

隨州知州徐世淳。穀城知縣阮之鈿。

蘄州兵備道許公文岐。被執。至望華山死。

黃岡知縣孫自一。字澹一。光山人。庚辰進士。

羅田知縣沈壽嶽。宣城人。



耿某。耿某。黃安人。某為倉場尚書定向之子。某為都憲定力之子。倡義與張獻忠戰。被殺。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罵賊不屈。洞霄死於郡較門。

黃岡諸生易道沛。易道暹及其子諸生易為璉。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甲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夢。申錫恢復後。為賊將。

程良疇。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首二十八。騎後以戰敗。為白旺所獲。死於安安陸縣。○偽令田助守

兵過也。遂於城上殺之。白旺強之以降。踰半年。不屈。會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以忠捐賞。

陷守城。獻忠已登城。而擊之。下城。賴以全。後自成。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燾。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河南巡撫。二月。克儉已陞。

推官鄺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受。皆遇害。闔門死。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難。

棗陽令郭裕。新淦舉人。

宜城令陳美。新建舉人。

光化令萬敬宗。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偽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助。羅平知州蔡公思繩。皆襄陽人。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光化舉人韓應龍。強以官自殺。

封禮部侍郎邱公民忠。城破自經死。闔賊之難。大學士瑜之父。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承天之陷。賊



欲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興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史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歟。此吾所爲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世淳、郝景春、阮之鈿、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爲盡瘁。獨其薦熊文燦以倖解免。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昌戮餘也。安得謂之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得正命。楊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詎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贈尙寶丞。劍州知州徐尙卿。贈參議。

郫縣主簿張應奇。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贈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泥窪。死之。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



開縣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重慶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鎮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新建人庚辰進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馬平籍維容人壬戌進士

陝監察御史劉公之勃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勃給以不殺百姓既見勸以改邪從正擯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字映為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自屈賊執之士斗又反顧之勃面語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斗被縛雲祚自請同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詒吳縣舉人

資陽知縣賀公允選字繼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執之不屈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

總兵劉公佳允



邑紳太常寺卿尹公伸。

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重慶之陷也。邑紳有童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強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尙苟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太常之罵賊不屈。爲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旣入蜀。而聞其父遇害。乃與袁韜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已□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爲仇讎。而汨羅之投。又以滇兵復出。爲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瑞王之被難。關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紀。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于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煜者。居家無循行。爲公論所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伉直聲。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卽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塗毀形易服狀。爲南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污僞署殺之。以彼棄妾與帑。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繭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爲上。自



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爲篤論。周介生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乃友悌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末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遽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讒口嗷嗷。此何說乎。迹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弟鍼。當同飲阮懷寧家。壞坐大罵。介生不爲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雯以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中從兄弟。晚歲睚眦不合。急難乃緣飾訛傳。外人遂指左驗。舒章之詩。蓋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 綏寇紀略補遺下

附紀

漳泉海寇江南附。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李忠。亦以就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爲之逮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臯等。已而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澳。萊蕪。馬耳澳。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澳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元鐘東。上陸鯨。中左。爲鄭芝龍所收。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鋪。與把總鄭廷佐力戰。逼城。知揭陽縣馮元颺。率鄉兵出城外。曾厝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澳。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甚。鍾六老者名斌。竄而之浙。嘗以陽敗誘官軍入洋。賊鯨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温台蘇松在在告警。浙撫張延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留。踰年。芝龍合兵夾擊。香脅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



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

江南海寇始於黃尙忠。尙忠死。又有陸大廖二。而顧榮爲劇。尙忠以十二年冬。掠太倉之陸公市。尋就擒。陸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爲其下所殺。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爲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二鯨。爲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三月。圖據崇明諸沙。北趨江淮。奪漕艘。於是江陰靖江城晝閉。逼崇明。邑令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勇將。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响視師。劉家河。班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爲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殺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敗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爲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响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爲軍用。人皆以程响有方略云。

廣東山寇 江西九連山寇附

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永興。稱王結寨。程平有賊張惟天等。增從有賊張元冲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鋪頭。大有斬獲。又往窠所



生擒賊首張會雲。又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威林可美等。山寇漸息。

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泅中泅下泅。卽王文成所平泅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爲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庫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六年。月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窠。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上許之。

### 水西。

天啟中。水西之亂。起自蘭州賊奢崇明。貴州水西土司安堯臣者。先娶於奢氏之女曰奢社輝。生子位。堯臣死。位幼。其族安邦彥挾之反。二年圍貴州者。十月。新撫王三善赦至。乃解。初。崇明以元年亂蜀。首據重慶。繼陷遵義永寧。而成都幾危。我師尋大克。覆其巢於蘭州。崇明急挈其子寅投水。西寅固教其父以叛者也。安氏之謀主曰陳其愚。莫德邦彥倚爲左右手。其巢則安位居大方。邦彥居鴨池。我滇黔蜀之兵。期各以其方入。黔兵克大方矣。四年。三善中其愚詐降。以死於陣。三萬人殲焉。其愚尋生得。伏誅。六年。奢寅爲其下所殺。邦彥再窺貴州。我師初敗。而後勝。終熹廟之世。訖未能有所定。上卽位。首以西南爲憂。時黔督張鶴鳴。年八十矣。朝議易以朱燮元。燮元向守成都有功。從蜀撫進黔督。以艱歸者也。按黔者御史陸



獻明當三善初敗時。獻明先按黔。既又移之於楚。楚使事竟。命再兼僕少卿以往。具調水西事甚詳。按水西地方千餘里。內有四十八日。謂之水內。其羽翼仲苗等。窺虛實以報賊。謂之水外。在滇則安效良。餘孽爲聲援。在西粵則泗城等處。齎盜糧。若蜀之鎮雄。芒部等四土司。共相表裏。邦彥謀過河。則借兵鎮雄。聞大舉。卽逃往芒部。此其大勢也。蜀兵之守永寧者。志在保境。不圖合攻。統計黔兵不過五萬。又分之支吾。紅黑兩江九股諸苗。而邦彥所部。獯鬼十萬有餘。糾合奢崇明。并溪夷目把。同謀于水內。如是賊何由得滅。莫如以蜀兵分扼永寧遵義。滇兵進蹙霑益烏撒。黔兵分布於思。腊三岔。陸廣。鴨池。卽賊可坐困矣。獻明又盛稱蜀將侯良柱。黔將許成名。劉超。爲可用。張鶴鳴雖老。旅力未愆。方與臣同心規畫。其時變元尙未至也。先是變元在事時。言王三善由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路險皆賊巢。故敗。惟畢節爲烏撒交通之處。可以設奇代之者。閔夢得其謀。亦主畢節。而以用兵宜從蜀之永寧。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守。宜結營漸進。抵白巖層臺。僅百里。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當用重兵制賊。斷其飛走。以成大創。未及用。而變元再至。遂行其前策。號召諸將。期以必滅此賊。賊方公馳僞檄。自稱大羅國。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繼阿鮮。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諜知之。變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而蜀帥侯良柱。羅乾象。于永寧力戰。大破之於桃紅壩。奢崇明授



首安邦彥莫德逃於黔之三岔畢赤我師許成名等邀得斬之兩渠魁一朝授馘三方並進惟滇兵未及動蜀撫時爲張論而舊撫田仰尙未行蜀監軍道劉可訓黔監軍道鄭朝棟皆與有勞者也燮元不欲窮兵移檄安位赦其罪位豎子不能自決我師將入討尋悔過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日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燮元爲之請詔許之九年燮元遣兵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誅滇中土舍之爲亂者普名聲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置亭設游繳者一千六百餘里十年安位死無嗣族爭立朝廷欲乘其弊燮元持不可且曰西南荒服播蘭水西皆反而定番十七長官司無反者地小故也今諭以朝廷威德分其地衆建諸渠長除其虐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於是西南遂底定焉。

### 河北三叛

山東固多羣盜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盜蕩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槐者自稱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灃相應焚掠臨沂州間後在鄆州玉皇廟爲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也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吏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冑守營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



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圍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羣盜主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累詔趣劉澤清以進兵。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偽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所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兗州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翼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材官楊衍者。故將御蕃姪也。殺其騎且半。逐之至費縣東南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翼龍遂得而生馘之。援剿禁旅太監劉元斌班師入都。於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爲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壽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偽軍師王隣。臣者。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爲賊所得。因爲之用。與偽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盪。皆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偽元帥李明芳。臨湖集偽元帥余城印。戴家廟偽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艘者也。又有攻破陰新。燒燕關箱者。偽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偽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樓順天飛虎。偽元帥徐向德。猩猩屯。偽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侯嚴。花藍店。偽元帥賈望山。簫皮口。偽元帥宋應詔。油箕山。偽元帥二人。王三印。王東楚。梁山偽副元帥二人。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爲驍賊。簫皮口。偽副元帥王加興。花藍店。偽副元帥魏建宏。又有偽千總張明山。偽參謀



楊某而馮三益呂明年王茂祥施可憑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清奉皇上殲渠散脅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迹者二十四人青山縛置檻車餘皆反接以殉上曰青山小醜久迺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于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力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衆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上以二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東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浪淵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羣盜無慮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亡命先襲

開州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邱又突往蕭縣執其令以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黠同

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衆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爲官軍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潁亳糾合饑民十餘萬時李自成養兵襄城繇郟城而東塢壁響應時中從潁亳移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強而自成貪其衆遣辯士遮說之相與爲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俛首聽命破睢州寧陵以及于歸德時中皆爲先鋒戰甚力然兩賊倉卒以形勢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衆半道散亡時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收合



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潁毫。爲官軍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常、有意羈縻之。時中剽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偃介睢州。時中薦處以荼毒。兩境之民罔有寧日。睢州無長吏。劉肇崑、歐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幕掾客將主州事。諸生黃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常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間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太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銜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謀之曰。彼畏闖。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爲逆徒樹黨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斂舟北岸而告之曰。若斬李際遇并自成僞官來者。可以從。若請不則姑戢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移屯漸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爲賊用。說時中除舊釁。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成遊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曰馬龍、余應、王得貴。詫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矣。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杞。杞令呂翕如擒胡明山等十數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艤筏爲之濟。濟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爲親信。它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

劉超。晉人。其父賈于永城。因家焉。超頎而長。有材武。能讀書。于左國三史。略皆上口。壬子戊午兩科。再中河南武舉。俱第一。天啟二年。永城王三善爲黔撫。超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裨從。時安邦彥圍貴陽。已十



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鴉關。超出廣陸。兵旣勝而驕恣搶掠。反爲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得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敍黔功。超以解圍。蔭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誦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予諡未定。黔中共事者。北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綱、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贈者。止一劉奇爲遊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爲通州總兵。然自用他戰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鋪。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爲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功大賞薄。有快快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缺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爲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羣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爲通賊。超不勝忿。起殺景琦一家。并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尋進爲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計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初與劉澤清通譜牒爲一家。時澤清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壻王全黔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爲己請寬罪。而全黔令其舅高擢者。同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



本以入爲金吾緝事者所獲。供澤清爲之囊橐。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允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兵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仕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于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于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亳潁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并箠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而至。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啟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濬濠製炮積糧。本以防流寇。至此反爲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驅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三十四。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僞許之。旣出見。猶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爲。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保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越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越妻妾子女。給功臣爲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晦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死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書。好交結。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材。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俛而從。



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爲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圍中，貽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盡以實，然殺近臣，戕大吏，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辭它說解也。

徐碭蕭之賊。

徐碭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九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邳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騷、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造舟置筏，勢益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署淮徐道右參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遊擊劉世昌守備卓聖，又歸永參將丁啟光、丁啟允、丁承烈等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其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譽等，而方造跳逸，迹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貫舊臯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爲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尙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其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搗蕭縣之王窠，方造亦于去蕭八十里之鄧陽集爲卓聖、嚴守敬、吳尙庚等所獲，卽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會騰蛟擢爲楚



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遊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于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二十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爲亂。逾年。與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與平受士英指。立執之。以爲狗。此徐碭三大寇之本末也。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三年。又詔諭汝洛塢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爲之應。白太徵、吳太宇亦並起。萬登稱王。稱順義王太徵、太宇各自爲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鷺鷥、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爲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秋七月。萬登乃請降。



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勛、洪禮等。號為諸劉。嘗乘夜遣人入城中取其馬。賊營中謠曰：高點燈，多熬油，防備西平。劉字東橋，扁子其別號也。黨與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

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鷺鷥，誅之。郭三海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遊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爾學。爾學在韓莊，既敗，榮祖焚其寨。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十人殺之盡。郡人

馬傳振商，太守李燦所定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

楊文岳援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徵誅之。十三年有北灣土寇趙維現者，奸民傅三為內應，謀襲汝寧，

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徵乘衆怒，昏夜傅城，思殺驕兵以雪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動。城外兵民相擊，及晨，民大半為兵所殺。白太徵遁去，至是始伏法。閏十一月，汝寧陷。

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死。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偽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拔營走。土寇趙

虛入城，掘地搜牢。老弱婦女一空。當城未破時，同知韓煌寶雞人，真生。署遂平篆。賊至，走嶠岈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署巡道

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白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禮謀收復。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礦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衆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衆二萬人，尋為官軍所殺。際遇復收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



李踞登封之玉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併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永寧大宋各寨極兇慘。而際遇差爲平。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維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獨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超與道曰。吾兩人願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禁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獬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僞官殺死。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僞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李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兵。發左營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爲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煌以城守。而李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僞防禦使金有章。并鄧璉、僞汝寧府尹鄒應麟、僞推官樊仲表、僞汝陽令至汝。檄到。韓華美具儀從郊迎。我巡道韓煌及署縣事朱某潛避去。僞果毅將軍以兵護都尉侯玉鳳。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馬尙志。蘇青山者。次第受賊所署官。馬威武將軍。蘇僞長旅。韓華美出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璉。馬尙志等。萬登至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煌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勦太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僞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將吏。限一月。



內從優察敘當是時李白成圍李際遇於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督師與自成戰於襄維之間際遇萬登皆不能出師爲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迺與洪起相殘殺其釁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民表殺洪起弟洪助擄其金洪起稱兵復讐韓煌知事不可爲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臉金臯趙發吾以合圍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菘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聞京都變南奔過汝爲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四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潁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棄僞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捶之幾斃踞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僞官傳送南中詔用爲汝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卽汝寧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帥府檠戟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平頭塚孔將軍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伏法噫嘻此三人者亦竟以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狄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似賊似民之間它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淮南四鎮

靖南侯黃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常敗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復佚。爲人戇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捷若飛。江淮人呼曰闖仔。幾詫以爲無敵。廣昌伯劉良佐。字某。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淮揚。再率麾下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爲人好聲色。喜權利。賂遺權貴人。結納賓客。將略本無所長。修科臣韓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徼半道殺之。上遣科臣韓如愈督江浙餉。馬嘉植督閩廣餉。澤清遣兵狙擊之于東平戴家廟。初見白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斫數刀。韓挺挺不撓。惟以幼子不宜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垣。性嚴正。無所依附。其糾澤清也。澤清持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謂讓返其幣。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興平同日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興平伯高杰。字英吾。固降將。初從孫傳庭。曾於冢頭破賊。又一年而邳縣潰。潼關不支。杰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閣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州。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士儀巨礮遮擊之。始却。職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并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穀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家國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願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



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賈區。子女瓌寶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難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遊說。兼以早自異母特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具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它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勅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一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況揚州乎。百姓聞之。叫譁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捽其首。鬻割之。殆盡。是時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慮公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洒然變色。易容。旣庭謁。而公平易樸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浸以易。久之。桀驁復出。固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公弗許。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易已所親信者。杖刀侍側。公談笑不爲動。徐草奏。予以瓜步城。衆稍稍懼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邱磊邀取其輜重。恐貽儕輩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具褰韉迎。視高加恭謹。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誰可與共功者。不得不專意與平。弗虞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地在儀真。廣昌在壽州。兩人交相合。澤清杰頗以脣齒倚。登萊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淮揚。懼爲兩人所脅。而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輕兵三百騎來會。三叉河守備某者。高裨將也。遽以告。高內疑土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驟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伏半道。別出千人間走擊其城。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



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直千金。俄中矢踣。騰而上。它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大呼返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迺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邱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具食。且休於城外。碁置炬火爲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攻。夜半實力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還也。聞知益大怒。按刀瞋目切齒。自以于同事本無纖介。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逼。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英吾一決。萬元吉偕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參語於兩家者。百端訶者曰。天長有傳烽馬。得功引真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束載應敵。高曰。曩千人維楊猾少。吾故驅之假手。吾之士卒詎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卽閣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釁。無愚智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獨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失亡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幾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倒斃。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憾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當是時。興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它日得免於禍乎。僧曰。



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推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斂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禎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杰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遽遷於東偏。虛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迺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睢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大縱掠。考城被其毒尤慘。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興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肖予。肖予者。豐沛大盜。肖予名繼孔。蕭縣健步也。宿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變。程不投。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馬爲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踞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安在。許故其軍以羸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



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請字。而代者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詘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遮爲投牒云。定國謀汝。興平故以示弗貳。馬前笞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興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弟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興平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闔。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興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具樂以飲興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興平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毋謀我乎。興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興平所居爲睢人甲第。垣墻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消息。臥榻畔。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興平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力鬪。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牀簀陷而免。它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蹀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興平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身。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



致疾于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關部至徐州。初弗信。既而審知興平定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亟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清。迺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誦功德於天下。事置弗聞也。匿邱磊之怨。中之以它罪。顧就繫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興平。聞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攘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次境上。二月十五日。公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所以異於興平者幾何。且將軍賢者有遠略。又何在乎茲土。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姑少却。亦會高盧二監持節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怏怏。馬阮因之。故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艱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余觀乎四鎮之事。土橋則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

義烏殺降。括州山寇附。

許都義烏諸生也。祖達道。以進士官御史。都名家子。美姿貌。與人言。恂恂不出口。然內實勁俠。輕財好施。



能得人。義烏風氣悍勇。相傳項籍江東子弟。皆出其鄉。時天下大亂。都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思得一當。然皆稱兄弟相爾汝。非可法度使也。松江孝廉徐闇公孚遠者。識其人。奇之。曰。國家思破格得士。苟假都以一職。數萬衆可集也。闇公與同邑陳臥子子龍爲生死交。子龍官紹興推官。因與游。嘗薦諸上官。不能用。時婪吏多貪。縱失人心。而東陽爲甚。烏傷有奸民。假中貴人招兵者。都無涉也。事發。令文致之以索賄。都家不過中人產。無以應。令持之方急。適會都葬母於某山。遠近赴者萬人。有不快都者。告以且爲亂。道臣王雄者。昏眊人也。遽遣從吏收縛。都所與會者。有馮龍友、戴法聰。二人力千鈞。皆萬人敵。遂距使者不受。執卽葬。所用白布裹頭而反。故人號曰白頭兵。以誅貪令爲名。民怨毒虐政。旬日間。遂至數萬。江東諸城無守備。所至皆靡。遂破東陽。義烏。浦江三邑。然都未嘗一有所殺掠。其所下。開門直入。都乘白輿。令從者遍謝諸長吏而已。至金華。初亦弛備。郡紳朱大典。新罷淮撫歸。姜應甲者。方在諫垣。銳然議城守。乃閉門。而朱之子故與都善。縋而下。與之語。姜遂唱言。朱通賊。然都亦以此去。不甚攻也。時舊撫董象恆。用它事。逮新撫黃家瑞。未至。直指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與賊戰。旣有所擒捕。而遊擊蔣若來者。破其圍。婺之兵。都乃收餘卒三千人。保南砦。地絕險。兵使者王雄。以直指方責其起釁狀。急欲撫寇自解。屏衆謂子龍曰。賊以必死保險。兵不得仰攻。上有積穀。其後通台括諸山。非曠日不能克。而我軍聚者萬人。有五日之糧耳。直指日馳尺一見責。奈何。子龍曰。某與都有故。昨曾遣信投誠。某以事大未許。今惟有進勦。



耳。方拔營而都使復至。自反接請死。子龍請自往察之。遂單騎往。將士請從。曰：無庸也。令二賊控馬一人前導行。四十餘里抵山麓。賊以兵守之。少憩。都至。責之曰：汝向以豪傑自負。當爲國家出死力。今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棲窮山旦暮耳。都泣而懇。東陽令且曰：自知罪重。今當束身歸命。惟公活之。子龍曰：汝罪已無生理。今惟有自縛見王公。幸得不誅。當率其徒徙江左。勦賊自贖耳。然必以今日行。遲無益也。都慨然曰：苟明我以激反。又能爲國家用。雖死無恨。請卽從公往。羣賊大譁。以爲當決死戰。往則受縛耳。因欲加刃於子龍。子龍曉譬百端。都亦遍諭曰：事已大誤。幸陳公來示生路。我計決矣。有異同者。可先散去。衆始寂然。都遂以三騎從出山。子龍陰計向順者惟都。其黨皆不可測。官兵咸欲得都。以爲首功。萬一都出爲別營將士所奪。則撫局壞而餘黨必叛。因語都將士無不欲剗刃於若者。若至營。可但稱都部將。都然之。夜半至營。子龍馳入見王雄。告以故。雄召都入諭之曰：爾歸語都。若果以二百人自縛。當待以不死。都謝唯唯。子龍復挾都走山中。以兵使者意諭衆。衆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見都至。則大喜。願散去者半。餘編行伍自効。子龍復令都多方發遣。僅以三百人降。王雄喜於免過。又自以爲功。而諸將吏乃謂賊反掌可得。咸懷愠忿。煽浮詞至不忍聽。比登山。見狹隘絕險。始咋舌不敢言。然猶託名搜巢。縱火燒民居。殺人者數十里。子龍於前謗不敢爭。而婺郡士大夫如姜應甲者。必欲誅都。子龍力爭殺降不祥。而不得。繼又請誅首惡。釋從者。又不得。都等六十餘人。竟同斬於江澚。夫都一書生能得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當朝



廷拊髀。良將會不能有一言之薦。俾上知之。此浙中在事者之過。而又縱貪令及監司之庸且悖者。以激變之。觀其去巢穴。散徒衆。束身於知己之一言。夫豈輕信子龍。誠以舉事本無此心。故急欲自明。庶幾一有所出。以贖罪。主者無能爲國家惜人材。救禍亂。而徒箝制於二三搢紳之口。致十數豪傑。生受梟懸之戮。死蒙叛逆之名。良可痛也。明季臺諫諸人。好以文法議論挾持上下。而按臣專生殺。如左光先者。特以兄故。由明經拔用。庸而無斷。怯而無謀。子龍之記其事曰。造隙之貪令不除。受降之實迹不報。官軍奉調後至者。無所分功。則以搜餘黨爲名。官吏因緣其間。株連無算。賊平已數旬。郡邑吏尙以軍興法自得。斬刈人民。余讀之歎曰。嗟乎。都死已矣。此輩之罪。豈出反者下哉。子龍初以國事之故。出身定變。旣而怵浮言。撓衆論。不能強諫。以致都於死。徐闇公嘗面質之曰。彼以吾兩人故降。今君旣負吾。吾亦負都矣。子龍亦大以爲恨云。

當許都未發時。浙之括州。山箐險阻。界於衢婺。及閩之建州。江右之信州。爲逋逃藪。閩之流人。種藍蓺麥於中者。主客不相安。聚而爲盜。四方亡命附麗之。至數千人。三省五郡之間。流毒幾遍。上震怒。奪閩中諸司職。而責浙以合勦。浙撫董象恆。命紹興推官陳子龍。留烏傷。令之遷京職者。熊人霖。以視師。調浙兵會於遂昌。而甌兵亦至。遂深入。官兵分據大坪。茶源。玉村諸要害。賊乏食。遂南走獅子峯。入閩界。先是閩以兵事委黃五湖。黃智士也。購得賊囊橐主名。把其負縱之入巢。說以利害。適浙兵力戰。賊遂以七月降閩。



帥其別帥汪松等數百人降於浙山越靖焉。子龍紀其事曰：有東陽義從數十人同官軍力戰而不記何人亦許都之屬也。

### 湖南高獠源、紫獠源、牛寨、猴寨、天王寺諸賊。

湖南之賊在藍山者高獠源、紫獠源其巢也。李荆楚爲之魁而陳朝龍、郭子奴、曾介奴、金華美、周龍宇、廖二慶、廖三慶佐之。在桂陽臨武者牛寨、猴寨、芹寨、泗洲寨其巢也。劉新宇爲之魁而蔣明宇、劉庭相、王桂甫、曾東保、陳王苟佐之。其天王寺賊在湘鄉、安化、益陽、寧鄉、界中。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壳、曉和尚爲渠率。和尚一名飛天王善飛刀噴火此其大略也。十年十一年之剿局偏沅巡撫陳睿謨初受事有尹先民者豫人睿謨分守大梁時所任將也。時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憂無兵以戰乃自往靖州分楚將張元璧、張元璽往鎮筵各募千餘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奉調走德安先民白沅撫留之。會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睿謨亟命羅兵尹兵分道進安邦所部賴國祥者戰尤力刺飛天王殺之。凡兩將所斬獲共二千七百有奇。羅將尋以臨藍之急調去先民獨戰桃花江洪老壳溺死餘黨奔龍山圍之。江長子李大用皆就擒。三月十五日天王寺賊悉定。臨藍大寇陷嘗寧闕衡州水陸並下桂藩大震。羅將之往援也。與賊戰於白蠟橋賊退踞黃巢嶺安邦偕賴國祥先登衆乘之賊大敗未幾羅將奉詔趨德安賊猴寨劉新宇、泗洲寨陳王苟等勢甚張圍桂陽州我師不能救乃飛檄尹先民移師往游擊貢王猷土司覃仰廷以茅岡



兵爲後應。四月初六日。我師破賊於大湊山。桂陽圍解。其高紫賊李荆楚等。直逼永州。浸尋由東安水道入廣西。而全州亦被困。於是奉四省會勦之旨。衡州推官孫明孝有撥亂才。睿謨委以部署諸險隘。陜塞處。移文贛廣諸撫申明之。時粵撫林贄已解全州圍。駐師其地。制府張鏡心集兵長樂。移鎮韶州。皆于境上示聲援。而贛撫王之良。郴州其所屬。遂提其軍入楚。睿謨計所轄主客兵萬五千有奇。才孫明孝而奏以參軍。六月十七日誓師。中軍尹先民。率劉雄。所部卒實正兵。鎮筓將張元璧。張元爾。翼右。贛將謝志良。朱永昌。土司覃仰廷。翼左。陳上才爲策應。貢王猷。王景熙。助犄角。二十一日。進兵牛寨。次日。遇賊於銅梁橋。力戰互有殺傷。孫參謀用諸生黃金榜計。令壯士周衢大誘縛賊首劉新宇。蔣明宇。誅之。王桂甫。曾東保等。尋就執。餘賊竄匿巖澗。更推新宇弟秀宇。號紅鼻者爲主。而以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數。名之曰劉先生。尊事之。我兵分四路勦擊。賊斷起沙橋。我師爭險得過。追奔二十餘里。直抵猴寨。焚之。二劉逃芹寨。保險拒守。先民偕孫參議前後夾擊。劉紅鼻力不支。挾百餘人遁。他處尋捕得磔之。獨劉廷相跳而免。牛猴諸寨皆平。此七月十五日也。當是時。諸賊惟藍山高紫。以下原缺

是書虞淵沈有中下二卷。原刻所遺。見竹垞跋語。其所云抄入百六叢書之足本。鑑于外舅鶴林周公家見之。書名鹿樵紀聞。惜僅存首三卷。旣假之以勘鄒氏本矣。刻將竣。若雲先生復從子山蕭君處。購得梅村手稿兩帙。其虞淵沈之中下卷在焉。于是百餘年未完之書。遂成全璧。今讀其書。中卷



記思陵殉國。多遺聞佚事。下卷記殉難諸臣。以省地爲綱。詳載姓氏爵里。具有史筆。恭讀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褒揚忠節。發潛闡幽。爲千古未有之書。竊謂梅村氏此卷。猶傳紀之有表。固當不廢。參稽者。將見是書一出。必有爭先覩之爲快者矣。嘉慶甲子五月。二瓶居士黃廷鑑校訖識。

余哀集叢書。例以明代爲斷。梅村先生身入本朝。而綏寇紀略一書。專記殘明流寇始末。故從津逮收陶南邨輟耕錄之例。收入。按曝書亭跋。先生於順治壬辰未出山時。舍館嘉興。蒐輯是編。原題鹿樵紀聞。後改今名。卷分一十有五。世所行者。梁谿鄒氏本。止一十二卷而已。余旣從琴六黃君假得。鄒刻尙以未見全璧爲憾。適婁東蕭君子山來虞。稱有司成手錄原書三卷。因介孫君子瀟丐借。懽及展閱。適爲所缺三卷。內一卷專記殉難諸賢始末。爲之狂喜。勝獲殊珍。其字跡頗不類一手中。有極蒼老之筆。的係先生手蹟也。蓋蕭君夫人爲先生女曾孫。當其分授遺書。適得是三卷。有若遙遙相待者。是固先生之文章精氣。鬱久必光。而亦諸公之毅魄忠魂。有以憑依而呵護之。故假手數人。以合延津之劍。誰謂翰墨因緣。所係顧淺鮮哉。惜尾頁闕如此。則蘭亭七字損本。尙餘小憾爾。嘉慶甲子夏六月。張海鵬識。



